

三人行

茅盾著

三人行

茅盾著

三 人 行

國民二十二年十二月月初版
國民三十三年三月十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四角

印刷者

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代表人 范洗人

著作者

茅盾

印翻准不 * 權作著有

從早上起，又是濛濛的細雨。簷前洋錢水落琮琤地響，調子很柔軟。闊少爺的張買來的兩盆蘭花在窗前蹲著，溼風輕輕拂動那些長葉子。很容易被誤認爲小黃牛喘的鼾聲從許的鄰牀冒出來。這是足球健將李在睡午覺。

一切都是膩忒忒似的，軟綿綿似的，怪樣地撫摸著人們的神經纖維，使你不期然而然的想到你的親愛的人兒，想到要抱住他們，——緊抱著，緊抱著，直到你會滴下無名的惆悵的眼淚。

在青年許的俯垂到胸前的腦袋裏正搬演著無數紛亂的往事。說不明是甜，是酸，是悲，是喜，總之，也是膩忒忒的，軟綿綿的，糾繞著威脅著他的輕輕跳著的心兒。

漸漸他的惆悵的臉上浮出一絲苦笑來了。終於是腦袋一挺，把那些垂到眉毛上的長頭髮掀往後去，他站起來在房裏踱了幾步，最後站到窗前，癡癡地望著密雨的空間。

校門進來直到大禮堂前的兩行柳樹，浴著濛濛的雨絲，更顯得豔綠；風過處，嫩條

輕擺，簌簌地灑下一陣又一陣的水珠。穿著明藍色旗袍的苗條的人形從校門口的傳達室裏跳出來，又一跳便在校門外了。這好像一條軟鞭子抽在青年許的心上，他閉了眼睛，他打了個冷噤。

最近一星期來心靈上的創傷——曾經用了種種的辯解而始得自忘的創傷，現在又迸裂了。他睜大了眼睛，瘋狂似的向校門那邊看。已經不見明藍色旗袍苗條的人形！於是他的隱痛立即變為抓摸不到的悵惘。他好像一脚踏空，跌入了無邊的空虛。現在的他，寧願注視那創傷，讓自己的心流血；更願給他創傷的她肯來罵他，打他，——就是殺他也願意！

他頹喪地轉過身來，努力要想起些什麼，但是一切思緒都從他腦筋上逃走了。

此時有人走進房來；方的臉，暴眼睛，闊肩膀，稍顯得粗魯，但是透露著正直和剛毅。他走到許的面前站住，冷冷地瞅著他。

「哎！是你！雲呀！」

像是驚醒過來，青年許猛抓住了雲的一隻手，用力說，忽然滴下兩點眼淚。孤苦中忽逢親人那樣的悲喜交集的感情在他的含淚的眼光中閃耀。

雲不出聲，灑脫了手，從衣袋裏拏出一封信來，放在許的手裏，就坐到許的牀上，眼望著空闊。

信是他倆的朋友寫來的：

「——畢業後怎樣的問題，我只能貢獻這麼一點意見：竭力去找職業！萬一找不到，而經濟尚能應付時，那就姑且升學罷，雖然什麼專門學校或大學都不過是那麼一回事！至於學費等等，照我們這裏算，一年至少非得四百元不行呵！

你們的老朋友 惠」

拏著這封信的許的手指微微有些顫抖了。他感到好像有一團毛刺刺的東西塞進他的胸膈。然而同時又覺得一切都迷離縹渺，像在夢裏。他只想哭。此時他情緒上的迫急的需要是埋頭在溫暖的慈愛的懷抱裏哭一個暢快。

雲把眼光移到許的臉上了，似乎在問：你呆什麼？許簡直沒有理會得。於是很不高興似的皺起了眉尖，雲站起來說：

「惠的意見是很實際的！可不是麼？找職業！你前次說的那幾處地方，不管有沒有希望，都應該馬上寫信去試一下看！」

「呃——」

許的咽喉間這麼響了一聲。被雲的眼光逼住了，他不能不回答，可是他真不知道說什麼好。並且他實在沒有聽明白雲的話。

「幹麼你又那樣失魂落魄似的！」

雲怒喊起來了。他的強壯的手抓著許的肩膀猛力一推。踉蹌地倒退一步，許的臉色變了，可是他的話也出來了：

「呵，呵，可憐我罷，雲，不要那麼凶狠！你不知道，我的心裏，比死還難受！這樣的天氣，這兩聲，這綠柳……可是，可是，我又望見她蹤蹤跳跳，出去。」

實在支撐不住似的，許撲在牀上，臉埋在枕頭裏。雲夷然搖頭，也向窗外望了一眼，走到許的身邊，拉他起來。對於這位好朋友的這種沒出息的行動，他早已恨得牙癢癢地，但是也掣他沒有辦法。種種解勸勉勵的話語都已說過了，當時原像有點效力，過後這老脾氣還是要發作，像間歇性的瘡疾。現在雲只好把那些說過了無數次的話語再搬出來：

「她出去，干你屁事！就是你一頭撞死在這裏，也休想得到她半點眼淚。再者，既

然你那麼放不開，爲什麼你不趕上去和她拚命呢！」

許瞪著眼睛，一句回話也沒有。過了一會兒，他頹然搖著頭歎氣。這是消極的抗議，也是雲見慣了的，但今天他看著格外生氣。他冷笑；瞅著許說：

「是我的言之過甚，冤屈了你的愛人兒，是不是？她是不得已，因爲她有老母親，小弟弟，都得靠她養命，因爲她的老母親盼望了十多年就盼望她嫁個有錢的丈夫，那麼她老人家的棺材本錢有了下落，她的小弟弟也可以讀書；她是這麼的不得已，所以你的心裡比死還難受，是不是？嚇！不得已！愛了別人卻還要哄你！也真有你那樣的死心眼兒！我恨得你要死！」

「然而她的也是實在的情形。生活問題，豈不是比什麼都重要些？」

「可不是！你明明白白知道這一點，你又只管瘋瘋癲癲幹什麼呢！」

許歎一口氣，皺著眉頭，看了雲一眼，似乎說：你永遠不會了解的了；這不是幾何學上的問題，這是感情上的；碰到你自己身上時，你也不能解決。

睡在那裏的足球健將李忽然大聲叫起來：

「閃開，閃開！……球來了！——哈，我的……嚇！踢進了他媽的！」

騰！一聲響，李的脚踢在牀邊的板壁上。他翻了個身，牀板格格吱吱地叫，接著又是斷聲。

雲的嘴角掠過一些笑意，眼光從李的牀上再移到許的臉上，冷冷地說：

「你們這宿舍真是特色！夢裏全有事作：老李踢球；小張唱戲；你呢，鬧戀愛！三個活寶貝！——得了，再說正經話，丟不開她，就拚命；丟得下，就丟，乾乾脆脆！——生活問題比什麼都重要些！」

旁晚，雨止雲開。雲罅間藍色的天空閃著幾點星光。許在閱報室外面的走廊上徘徊。決不定是進閱報室去見她呢，或是在走廊上等候她出來。終於採取了折衷的辦法，他站到閱報室門前。

閱報室內只有她一個。兩手舉起一張報紙，遮蔽著她的臉。許看見這一雙手微微有點顫抖。許的心也抖起來了。「她知道我在這裏！」——許對自己說，就走進了閱報室，走到她的面前。

報紙落下去了，她的明豔溫柔的眼光注在許的臉上，她的兩頰漸漸泛出紅暈。

「你看過了我的回信罷？我——話已經說盡。請你自己保重，——努力將來。」

她輕聲說，她的眼睛裏的光彩漸漸暗淡，終於她垂下頭，避開了許的凝視。在許的憂悵的臉上此時更添上一層惶惑；他不很明白她的意思，他並沒收到她的什麼信，但又恍惚覺得確有那麼一封信，而且他現在正爲了這封信特來找她談話。

不知道怎麼的，他的手放在她肩膀上了。感得她全身一震，他又趕快抽回他的手。她仰起頭來，眼睛裏又有點笑意。以前，他的這種忸怩而含蓄的舉動——想要親近她的肌膚而又不肯冒昧的舉動，曾經屢次震撼她的心靈，曾經感發起異樣的詩意的甜美；此番也還是如此，雖然例外地夾雜著一些酸辣的刺戟性。她的心裏冒起了這樣的自白：「我還是愛他的，還是愛他的喲！」但是那「不可能」——他倆中間種種環境上的不可能，又橫闖進來遮斷了她的柔情。她溫柔地扭一扭身體，努力想不帶感情地說：

「如果我的信使你傷心，請你恕我；事情是只有這樣解決的。雲的話很對。你該忘記了我們過去的——孩子氣的感情，你有你生活的前途，你的母親屬望你，——我不愛你，我從來不曾愛過你！——噯，雲的話很對。我不愛你，我以前不曾愛你，以後也永遠不會愛你……」

她的聲音變得低弱了，她自己也分明覺得這幾句話多麼勉強而虛偽。她的喉間被悲梗塞住。她趕快站起來，打算逃走。

許攔住了她的去路，氣急地說：

「雲？他不懂的！他永遠不會懂得這個！你騙我。你愛過我，你以後也不能夠完全

不愛我！」

他忽然怪聲笑了，格格地，像是有什麼東西梗在喉頭。驀地他記起確實沒有接到她的什麼信。但此時有信沒信都不成問題了。她的心明白擺在這裏！他的自己犧牲不是沒有報酬的！燈光下他看見她垂著頭，肩膀簌簌地抖，他感到難以言說的快慰，像一把刀子插進他的胸脯，剝去了他的苦悶危疑。他以哲學家的曠達態度說：

「我知道你的心！我愛你，馨，你也愛我，但是，路走不通！我定下心來，我努力只在心裏愛你，崇拜你！——命運！播弄人的命運！」

眼淚跟他的話語一同下來了，他不讓她看見，趕快跑走。

馨頹然坐下，臉藏在臂彎裏。心裏麻辣辣地不知是什麼味兒。想要前前後後思索一番，卻是顛來倒去只有這樣的意念：「我已經依照雲的勸告盡了我的責任；我已經盡了理性的責任；我對得住母親，對得住弟弟，也對得住他；我，我，——有什麼別的法呢？雲的話很對！生活問題比什麼都重要些；他一個人還可以奮鬥，他也有母親，他的母親也要他養活。他應該努力他的前途！但是我當初爲什麼愛他呢？——現在我這算是愛他呢，算是不愛他呢？哎，哎，我不明白，我不懂！——命運——」

漸漸她沈入了疲倦，感情奮激後的疲倦。她擡起頭來，無目的地凝矚著窗外的天空。好像很低似的碧藍的圓幕上閃耀著繁星。一個個都像極有精神。一道微帶些赤色的光芒劃破長空，落在西南方不見了。「一個隕星！」她機械地想。於是大自然的瑰奇和神祕吸引了他的心靈。現實從她的周圍褪淡下去了。她的少女的心胸又充滿了活潑，愉快，輕鬆。她一跳闖了閱報室，又一跳便上了女生宿舍的樓梯。

關少爺的張在房裏哼京戲。弄帝弄帝，弄帝東——他哼著胡琴的過門，腳尖在樓板上打拍子。他猛然想起一件事來了，停住嘴裏的「鑼鼓」，打個呵欠說：

「喂，老李，你記得地理陸麻子出的範圍麼？」

全心靈在可惜著一脚好球竟沒打進龍門的老李搖一下頭；但是也給了回答：

「好像是什麼湖。攪不清楚。真不願意去管這些閒事！」

「湖！哇，記起來了，一定是落馬湖！」

小張非常得意了，陡然站起來，拽開拳腳，作一個「亮相」的架式。又一個箭步，他竄到許的跟前，拓開了一隻左手，衝着許的面孔就啾啾呀呀地唱起來。

許只是苦笑，心裏的煩躁是加倍。往常小張的這種滑稽的動作每每增加了許的自尊心，每每覺得自己確有許多處所比這位關少爺之流高明得多，——每每自己精神上站得高高地用憐憫的眼光來接受這些近乎遊戲的對於自己的侮辱；可是現在例外地許卻感到

自身的可憐了，高超的精神上的武裝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被解除了，現在他認識了現實的權威，他這個精神上的偉大者只有處處失敗；並且他再不能夠像從前那樣含著冷淡的微笑用平靜的心胸去旁觀小張之流的生活享樂，現在他嫉妬，他憎恨了。

此時小張唱到一句得意的「搖板」，一隻手勾住了許的肩頭，把嘴巴直湊到許的耳朵邊，哇~~~~~哇~~~~~的旋律震得許的腦袋發脹。許搖一下肩膀，霍地站起來，臉色變了，卻又不知不覺滴落兩點眼淚。因為是太意外，小張的「搖板」突然打住，像胡琴斷了弦。

「人生行樂耳！許，你幹麼了呵！」

小張還是用了唱戲的調子說，又很滑稽似的摹擬戲中人的身分，在許的肩頭輕輕拍了兩下。

「哎，哎，小張，你真喜歡胡鬧！全不管人家心上有事！」

萬分委屈似的說，許的一腔鬱怒對著小張的嬉皮笑臉倒不好意思發作。小張卻忽然換上了嚴肅的容貌，作勢地退後半步，鄭重其事的對許打量了一眼，一字一字咬準著說：

「哦——小小年紀，有什麼心事，講——來。」

許愀然搖頭，覺得自己的心事不必在小張那樣的同學面前吐露；可是看見小張的態度那麼嚴肅，便又不好意思不理。輕輕歎一口氣，帶著姑且講講也罷的意味，許簡單地說：

「那是畢業後怎樣的問題呀。兩條路：一條是繼續求學，一條是到社會上求職業。有一個朋友勸我找職業。可是這準有把握麼？」

「哈，哈，原來如此；聽爲父的道來！」

小張說著，忍不住大笑；本想譏幾句「反二黃」，也只好犧牲了。聽了半天的老李把腳跟拋著牀，大聲叫「好！」

此時許方始恍然於小張還是在「做戲」；好像處女的純潔的初戀受到了欺騙，許感覺得周圍是那樣的殘忍冷酷，而他自己卻又是太孤獨太不中用了。他並不生氣，——此時的情感超乎喜怒以外；他只是悲哀地惘然看著小張的淘氣的面孔。

老李跛著拖鞋走來，在小張的肩膀上一拍，似乎很正經地說：

「好小子，成！想做人家的爺老子麼？倒要聽你說說飯碗是怎樣個找法！」

小張淡淡地一笑，做了個手勢說：

「飯碗！太小不成，總得足球大那麼一個！各樣的飯碗有各樣的找法。足球大那麼一個，就得用組織戲班子的辦法！」

老李笑起來了，臂彎子推一下旁邊皺著眉頭的許，似乎是說：「你看小張又胡謔了！」

「笑什麼！難道是哄你！——不錯，就是戲班子的辦法。六七個人湊出錢來辦布景辦行頭，大家一樣是股東，明兒上臺，張三可以當老爺，李四就幹小的，過一天倒過來，李四玩個老爺，張三當小的；這就戲也玩成了，錢也賺了。老李，那你該明白了罷？——我準知道你這傻小子還是不明白；找這麼四個五個朋友來，合股公司一萬元，就可以玩個把公安局長，輪流做做老爺，——不過，小許，你呢，你只能永遠當書記！」

許忍不住失聲笑了。老李卻不笑。他抓了抓頭髮，猛然在小張肩頭拍一下說：

「好小子！有你的！」

「嚇，少見多怪的蠢東西！你老子的把戲還多著呢！剛才是教導你傻小子的哪！要

是你老子自己去玩飯碗呀，那就不用辦銀行的方法：使本錢去勾引存款，化小小的利息收進來，加倍的利息放出去！」

小張說完，異常得意，咿咿呀呀地又唱戲。

老李兩手又在腰間，在房裏團團地走；轉到第四個圈子的時候，他忽然衝到小張的跟前說：

「咄！小張，你將來準是個貪官污吏！」

「你呢？你準是貪官污吏的爪牙——保鏢，衛隊！」

都高聲笑了，於是這兩個就推著趕著似的跑出房去。

許站在那里發楞。一切都失了光彩，一切都是混亂醜惡。小張的話多麼可鄙。然而，何嘗不觸到這個社會的祕密的脊髓。想起自己昨天所寫的那幾封求職業的信，對著小張所說的一番話看起來，那簡直是孩子氣的蠢事。人家還不是鼻子裏笑一聲就扔在字紙籠裏！飯碗雖則到處皆有，然而不給一無所有的窮小子。

「也許人間尚有正義，」他又自己寬慰，「而且未必人人全是勢利。大概愈是有錢的人愈不成東西。小張因為是有錢的闊少爺，所以他現在就已經滿腦袋裝著貪官污吏的

醜把戲。」

於是好像證明了一條原理似的，許在陰暗中又看見一線光明，但是另一個隱憂卻又在他心上展開來。他在房裏來回的走，他又去躺在牀裏，卻在他還沒能夠將這「隱憂」把握得清晰的時候，雲進來了。

「聽說校長的得意門生周新近做了某某附小的主任，正在請校長物色教員呢！」雲匆忙地說，眼光釘住了許的面孔。

「校長向來和我不對勁，——」

許低聲說了這麼半句，便又縮住，眼睛看著雲。

「那不要緊。我先替你去探探口氣。」

「好倒是好的，可是雲，爲什麼你總不替自己打算找事情呢？」

雲笑了一笑，似乎說「我的事情不打緊，先來你的；」就走了。許感謝地看著雲的背影，覺得就在雲這人的身上正又證實了自己剛才所推得的理論：和自己一樣窮困的朋友中確有些難得的好人！漸漸地他想到也是窮人的馨畢竟也不錯，雖則——他的心突然抖了，被雲的進來所打斷了的「隱憂」再回到他的心靈。然而同時他又知道若再讓這些

關於馨的空想來使自己煩悶，就是對不起熱心的好朋友雲。「然而假使她當真有這危險，我怎麼能够坐視？就雲，也決不坐視！」許在自心裏辯解，完全沈入了幻想中。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個夢：是在曠野，是在大森林的邊際；月亮綠的古怪，周圍是黑魃魃的。他看見馨走來，臉色憔悴；似乎並不認識他，可是她對他訴說她已經被有錢的丈夫所磨折所遺棄，「封建思想的犧牲，金錢的犧牲！」

許一身冷汗驚醒來，睜大了眼直到天明。

四

星期六下午第三時是「黨義」。教室中寥寥十餘人。這是本學期的最後一課了，明天又是星期，十幾個人的心都已離開課本。許的座位在第二排，正當教師監視的火線內；他費了很大的努力在那里和他的只管想闔下來的眼皮奮鬥。忽然從背後飛來一張字條，是雲的筆跡：

「還是昨夜的夢在包圍你麼？沒出息！」

睡魔被趕走了。昨夜的夢立刻在他的腦筋上再演出來，他的汗毛都豎起來了。下意識地把字條團皺，拈在指頭間慢慢地搓著揉著，淚水漸漸地積滿了他的眼眶。並不是雲所謂「沒出息」——對於馨的感情上戀戀不捨那樣的事在使他煩憂；不是的！今天早上睜大了眼睛等候天亮的時間，他已經大澈大悟：他將永遠以愉快感謝的心情去回憶這段過去的羅曼司，決不因此苦悶。但是要他永遠不去關心到馨的幸福與災禍，卻斷乎辦不到。所以昨夜的夢會使他無端恐怖。同時他又決不定究竟應否把這預兆似的噩夢告訴

馨。

想來最好和雲商量一下，他也遞過一張字條去，說是「正要和你商量那個夢，下課後等候我。」沒有回答從雲那邊來。偷眼看一下，雲面孔拉得長長的。許感到了被遺棄在陌生地方那樣的淒涼和惶恐。

下課後，雲走到許面前，第一句話就是：

「不要再聽你的什麼夢了！商量幹麼？」

許說出自己的意思來，並且辯論：

「難道不是同學麼？不是朋友麼？我以為我現在想做的事並沒超過普通朋友的範圍。」

雲的濃眉毛微微一皺，嘴邊綻出個善意的諷刺的微笑，釘住許看了幾秒鐘，不發一言。乘這機會，許又加著說：

「我所以要和你商量，就因為我已經不能冷靜地考慮了。——『不因愛之而反害之：』是這樣的精神在那里支撐我，使我能够忍受著失卻她的悲哀。我覺得，必須她的將來幸福有保障，然後我這犧牲有價值有意義。也只有能夠看到我的自己犧牲確實於她

有益，我方纔能夠心安。但是，但是，想來她的前途異常可憂。昨夜我的夢不是偶然的。應該告訴她！——雲，你說告訴她不會反而有害麼？哎，哎，我從來不曾像現在那樣心緒迷亂！」

「自然不必！一個無稽的夢！你真是神經過敏的可憐！懇求你絕對不要再從你的戀不戀裏找出什麼大道理來，好麼？一句話，環境的需要而已！——可是，今天早上你去見過校長沒有？」

許滿而慚愧，搖頭。

雲的臉色變了，狠狠地釘了許一眼，怒聲說：

「去！馬上就去！」

雲走了，混在許多嚷著笑著來來往往的同學中不見了。天氣是上好的晴天，不很熱。風吹到皮膚上怪爽快。許惘然半晌，心裏顛來倒去在玩味雲的那一句話：「不要再從你的什麼戀不戀裏找出什麼大道理來！」雲的許多處所都叫許佩服，獨對於這句話他異常反感。「這些感情上的關係，雲無論如何不能了解的！」他固執地想。

他去見校長去了；他的夢，他的將來，像虱子似的交互地咬他的心。

校長細問他的家庭狀況，他的經濟負擔，並且反覆說：「這是社會應該負責的，這是社會應該負責的！你好像很有希望造就的人才，卻不能不半途而廢了！」

「校長看來我的能力還可以勉強擔任小學教師麼？」

許怯生生地探問了。

校長沈吟了半晌，又對許看了好幾眼，這纔慢慢地說：

「某某附小限的資格很嚴。是更當過六年小學教員而且成績優良的。明知這是個難題目，然而功令所限，不能不這麼規定，——其實是真如六年資格的小學教師現在很少了，一大半改入政界，一小半升格當中學教員去了。然而他們還要成績優良的六年資格！」

校長的議論扯野了，並且也夾雜著多少感慨。停了一下，他細看著許的惘然的臉色，轉了方向，安慰似的說：

「也許有別的機會。好在還有三個月的時間。此刻你總得用心預備你的畢業考試。畢業的名次在前五名，也是一項資格，資格！」

這樣並沒有什麼結果，許離開了校長室，惘惘然走到了運動場。斜陽下兩位女同學

在緩緩散步，練習田徑賽的幾個男學生把他們的笑聲充滿了這廣場的一角。老李腋下挾著一個足球，興沖沖地跑進來，從許的身邊擦過時，猛然拍一下許的肩膀，狂笑著拍著皮球直向足球場去了。

許的眼光暫時跟著老李以及他的一路拍了去的足球，然後又折回來注視腳邊的一叢細草。這裡的快樂空氣使他窒息，他趕快逃跑。

他揀了沒有人的圖書室前的走廊，坐在階石上，打算把他的幾個問題想一想。

這樣的感念，漸漸地凝固了，掛在他面前了：一切事都在「不一定」的狀態中——他的職業有沒有把握？不一定！響及其母親所希望的幸福能不能實現？也不一定！昨夜他的夢已經說明了。然則昨夜的夢當真是惡兆麼？又不一定！因為她的能否恰好如願地找得一個有錢的丈夫，也還是不一定的哪！甚至於她這終身大事的計劃是否沒有半途的變更，也未必一定罷！什麼都在「不一定」的狀態中！從「不一定」到「一定」，大概要看人們努力之如何了罷？雲是這樣確信的，可是他，許，卻不作如是想。他覺得有一個看不見的力量在支配一切，似乎不是人們的什麼努力所能爭抗。

他仰面看著天空，心裏倒安靜些了。「把一切都交付給『忍耐』和『期待』——這

兩個可靠的顧問罷！——他想；知命的然而嚴肅的生活觀爬進了他的心胸。

在這樣負荷了不可知而默然盡其所知的本分，——這樣沈鬱而忍受的心情下，他進了冷清清的圖書室。不是校長曾說畢業考試名列前茅也是求職業的一種方便麼？他打算就依這指示去盡他的本分。他想起要看幾種參考書。

有一張狹長的面孔從一堆紙上擡起來，是教國文的柏先生。

「許，聽說你在託校長找事情？」

許寂寞地微笑，點一下頭。

「有沒有結果？」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不一定。」

柏先生的小眼睛擠得更細地緊看著許的面孔，似乎想在許的沈鬱的容貌上索解出真實的內容。許感得不自在了。勉強笑一笑，他問：

「柏先生，你以為我最適宜的是什麼事？」

「那要看你自己的性之所近。你選中了小學教師？」

「我不知道。並且我沒有選擇之自由。我的目 只在有一個噉飯處。」

柏先生的長臉兒突然拉得更長了，冷冷看了許一眼，他說：

「噉飯處？你把小學教師當一隻飯碗！不行！所以中國的教育破產而不可救。現在的青年真是軟骨頭，一些志氣都沒有！全不爲國家前途計，全不爲民族前途計，只望著自己的飯碗——飯碗！……」

柏先生忽然停止了，很不屑似的掉過臉去。許愀然望著，只覺得柏先生的聲音好像隔了一層牆似的，同時他想起了就是這位柏先生常常拍小張的馬屁，而且恭維老李是未來的英雄！

畢業考試剛過去一半，許得了家裏的急電，老母病了！把這不作美的電報遞給雲看的時候，許的手指簌簌地抖，他的臉上有一種怪樣的緊張的神氣。

「不回去罷？當然不回去的！你不是醫生。你對於你母親的病毫無可以爲力。然而這裏的考試卻非你本人不行！」

雲冷靜地說，眼光尖銳地在許的臉上搜索他的最深沈或者在許自己也沒十分明瞭的片刻間全集的意念。

許暫時沒有回答。他的眼光是陰悒的，靜定的，而且並沒看見什麼似的，然而他臉上的肌肉，尤其是嘴角的肌肉，卻在那裏抽顫。後來，他用了好像是在心深處自己對己裔權那樣的口吻輕聲說：

「可不是白去的？然而想想她是怎樣地盼望見我一面呀！想想她是爲了我怎樣的很快地就衰老了呀！想想縱然通過畢業考試也 過是通過了『畢業』考試罷了！——」

「但是你也要想『考試』並不等候人。此次你不通過，你得再——」

雲不得不縮住了。他的朋友像死人一樣慘白地落在最近的一張椅子裏了。皺著眉尖，雲走到許的跟前，抓起他的左手來按脈息。同時有這樣的感想在雲的冷靜的頭腦裏掠過：經不起刺戟的人兒！破產的書香人家的溫情空氣裏養育出來的青年！但是許好像已經聽得了雲這不出聲的批評，他的陰悒的眼光瞬動了，無復剛才那樣惘然的靜定，而是躁動了，是想克服一些什麼，抓住一些什麼，那樣的躁激；同時血色升上了他的慘白的額頰。

「沒有什麼喲。」

他輕輕說，又輕輕地洒脫了雲的手。這手的堅強有力的把捉，這手的充溢著活力的溫熱，都使許感得難堪的自慚，特在此時，更有一種辛辣的刺痛。

「好。我打定主意了！」

他接著說，臉上掠過一個輕淺的苦笑。

「打定了主意不回去？」

「不！——是打定了主意回去喲！」

雲的眼光突然轉爲嚴肅，並且顯然含著幾分怒意。許避過了雲的眼光，很費力似的又繼續說：

「還是回去。雲！這是第一次，我完全不聽你的勸告。我不是醫生。我的回去並不能醫治母親的病。但是，我是一個兒子。並且在我母親看來是一個完完全全屬於她——屬於她的一個兒子。自然，雲，你要說我這觀念不行，可是，要磨滅要壓下這樣一個觀念，我的力量不夠。我沒有一顆堅強的心！我，我是生長在一個溫情的，沒有做過壞事，也沒有做過好事，也沒有經過大風波的家庭。」

許頹然把手掌掩了臉；手指頭仍然微微有些抖。雲卻笑了，手按在許的肩頭，他懇切地說：

「但是大風波就在你的鼻子跟前呢！你立即要被擲出了你向來的生活軌道，你的沒有做過壞事也沒有做過好事的家庭，早已在崩潰了。你應該和過去割斷，你應該朝前面看！——你下半年的生活計畫——」

「你以爲我這一回去就根本搖動了我下半年的生活計畫麼？你以爲我不回去就準是下半年的生活計畫有把握麼？雲！」

許擡起頭來，眼睛裏有一種雲所未嘗見過的肯定的確信著什麼的閃光。

「是！客觀的條件要求你得通過一個畢業考試！」

「通過後就算對於我的將來生活問題接近了一半，是不是？雲，——未必呢！我們想得千穩萬妥的事常常會出意外的岔子。不是我們的理智在那裏支配我們的生活，卻是另外一個看不見的東西。和這看不見的力，抗爭，大概是無效的。我們所負荷的，是『不可知』；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忍耐地竭盡我們所自知的本分。意外的岔子不是我們所能預知的，這就是真正在那裏支配我們的『不可知』，除了忍耐地接受這意外的岔子而外，我們更沒有別的法子。雲，你以為這些都是空想麼？實例就在這裏。這五六天來我不是定心定意在考試，不是想好好地通過了畢業考試麼？然而今天就來了這電報——意外的岔子！」

「只要你決定不回去，這岔子也就不成其為支配你的『不可知』！許，不回去！」

這是雲的很不耐煩的緊接上去的辯駁。然而許只有搖頭。他的理論已經在他腦子裏生了根，他認為，如果這「岔子」而可以迴避，則他何嘗不能再來補考，何嘗不能依然好好地通過了畢業考試；否則，即使不回去，何嘗不會發生別的「岔子」，譬如他自己

也許明天會生病：他歎一口氣，就說出了這樣的意思。

雲的臉色變了。他很奇怪，許會有了一這樣的定命論的思想。看著許的悲苦然而決定的神氣，雲覺得再辯論也是白費唇舌了。

「好罷，回去！我知道明天沒有輪船，總得後天你纔能動身。也許明天又來一個相反的『不可知』。也許——不過無論如何，按照你自己的理論，明天總還是盡你所知的本分：照常考試！」

待要轉身走了，雲忽又移前一步，緊瞅著許的面孔說：

「回去！是決定的了。可是——絕對不要再從你的回去不回去裏找出什麼哲學來罷！實際的需要而已，沒有什麼大道理可說的！」

雲的像兩粒黑炭似的大眼珠幾乎要裂碎了眼險似的凸出來，嘴唇皮閉得很緊；然後，他搖搖頭走了。許彷彿聽得雲還在那裏說：沒有什麼大道理，實際的需要，實際的需要！

許載著一顆沈重的心回到他的功課的溫習。明天將考試幾何學——許的一門難關。「倦了！不讓腦筋休息一會兒是無論如何幹不下了。」晚飯前一小時光景，許從幾

何題上擡起頭來，這麼對自己說，惘惘然踱到大禮堂前的細石子走道上。

兩行柳樹依然是那樣綠。在一棵很有些年紀的老傢伙的糙皮上寫著幾個白粉字：「打倒——機械地走過這「打倒」，許站在又一棵柳樹前，削了皮的一塊上有鉛筆字：「樹猶如此，人何以堪。」他記起寫這幾個鉛筆字的常時情境來了。

是一年前，也是這樣晚涼的天氣，靜悄悄的星期日，他們的交誼正在一天一天展開，他永遠有話講，她也永遠趣味很深地聽著，但是，但是，正像他那樣富於感傷氣分的青年所常常感得，他在笑靨初斂的一刹那間忽然從心深處漾起了一絲莽蒼蒼的愁意，他用小刀削了樹皮，自己也不明白怎樣地寫上了這八個字；那時，那時，她的眼光一閃，似乎在粉霞色的彼端瞥見了烏黑的雲塊驚心的雷電了，她的尙未全隱的淺笑就幻成了惆悵，……是一年前，可是現在，現在，豈不是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他釘住在這棵柳樹前了。再過一天，他將不得不離別這一切，——快樂的，悲哀的，在儘可寶貴的青春時代烙上了不可磨滅的印痕的一切。而況他的將來又多麼陰暗。……直到此時被壓住著的酸淚突然都湧到他的眼眶邊了。

他一仰頭，將眼淚倒回去，咬著嘴唇，慢慢地走開。

不知道怎麼的，他走在一個人的後面了。他並沒覺得。待到他一眼瞥見了那是馨的時候，馨也轉過身來，就站住了。

「後天，我就要回家去。」

因為不說話是太僵，許就揀了這一句，心裏想這便算是告別。馨沒有回答，遲疑地望了他一眼。

斗然許記起前次夢中森林邊冷月下馨蹣跚而來時，也就是這麼一副眼色！而況情形也像是訣別。於是過去和現在，夢幻和現實，一下裏都混淆了；而且恍惚覺得馨的不幸早已喧騰衆口，成爲酒後茶餘的譚助了。許突然失望似的雙手一攤，銳聲叫了起來：

「可不是一切都是預先料到的，都是預先感到了惡兆的，然而一切又總是無法避免，無法救解——救解！」

馨驚詫地睜大了眼。

「這就是播弄我們的『不可知』罷？但是，馨，你也只好達觀些了。罪在別人，你是潔白的，至少我是——」

許翻起眼睛看天，似乎在那邊遼遠的蒼溟的空間，有他所指證而自矢的什麼。但是

也就在這一剎那間，他這白晝夢俄然消失，他意識到已經闖了亂子，已經將一些不安的沙土洒迷了馨的心眼；他垂下頭，不敢對馨看，汗粒從他的額角鑽出來。

馨皺著眉頭，卻又微微笑了，彷彿已經猜得了許這語無倫次爲的是什麼。她輕聲說：

「你的話，我不明白。你說——」

但吳許打斷了她的話：

「不相干的！哎，哎，我說了些什麼？哎，馨，求你忘記了我剛才的一番話，最好是立刻忘記了罷，當作一個不相干，不相干的——夢罷！……我，——今天有點神經變態。」

惶恐地對馨看了一眼，許趕快跑開。

隨即他自然而又自悔了。爲什麼要那樣冒失？而且爲什麼又不好好兒對她說明了這冒失之所以然？而又況何嘗不是一個機會可以把前次的惡夢詳細地告訴她？許感得了不可自恕的過失！覺得什麼畢業考試之類的半途而廢，比起剛才這錯失來，那簡直一邊是九天，一邊是九淵呀！

他沒有平靜的心了。經過了人影散亂的自修室的黃昏，經過了熄燈前同宿舍的小張和老李的半小時的喧囂，許只是閉了嘴，瞪著眼；他看見無數的馨的幻相，——無數的馨的愁眉，恨眼，嗔唇，笑靨，在左右前後團團地打轉；他又聽得輕輕的固執的叫喚：「不明白，我不明白！」現在是人聲漸寂，草蟲的繁弦從各處起來，迴盪於清涼的夜氣中間；幾點燭光暈黃地散散落落地在各處閃映，那是「抱佛脚」的朋友在開「夜班」。像夢遊似的，許走到了操場，自己也不會覺到手裏居然還擎著一本幾何學。

這里沒有人。他去坐在浪木上，低頭溫習他的酸溜溜地而又永沒連貫的憶想。

風捲地而來，毫沒預告。許打了個冷噤，下意識地仰面看看天。雲塊的破縫中閃著幾點星光。驀地一個感想撞上了許的心了：說是人間世頗多悽慘麼，宇宙間卻是每一秒鐘有個星球破滅呀！許讀過俄國作家安特列夫的劇本「到星中」。那位老天文家就從這樣的見地寬慰著自己的喪失了兒子的悲痛。但是許在此時卻不能那麼大量。他的思想走了另一個方向。誠然宇宙間每秒鐘有個星球在燬滅，可是這燬滅的星球大概早已度過了億萬年的壽命，因而具該當要燬滅的罷。燬滅是一切有生無生的終極，誠然用不到怎樣哀悼，然而剛在青春的嫩芽的燬滅總不免是可悲的罷。而他，許自己，卻正在含苞的青

春時期遭遇了寒霜。一切路都阻斷了，希望的光況又愈淡愈遠了呀！

下雨了。淅淅索索沒有勁兒的幾點。俄而電光一瞥，風斗然發狂，咽住了許的呼吸。密集的大雨點直射下來。操場上騰起了一片燥味的塵煙。許依然垂頭坐在浪木上，什麼都沒有覺到。

第二天，許病了，頭裏好像放進了一塊熱鐵。

六

兩星期後，雲也回了家鄉，到埠後第一件事就是找許。從最近幾次來信中，雲知道這位好朋友已經「沒出息」到不可救藥。

「怎麼！許，你變得太快！你——現在你覺得什麼都沒有意味？而且你不打算再去補考？」

這是見面後雲的質問；他的眼睛看定了他的朋友，他還是捺住了性子的。

許微笑。他的臉色很蒼白，然而鎮定安閒，像是對於某一難題既下了決心的人們所常有的那種神態。並沒有特別頹喪的氣分，可是眉宇之間卻總有些冷冷似的。

「你連你的大理論——在『不可知』的重荷下盡你所知的本分，也都拋棄了麼？」雲追逼著問，漸漸有些不耐。

「不是拋棄，但也可說是拋棄；確實說來，是更加想的透澈。」看見雲沒有話，許接下去又說：

「究竟去補考爲的甚麼來？爲了一張文憑，而文憑便是資格，便是證明你已經化過多少資本，已經買來多少知識；證明你有某種程度的辦事能力。可是我們這社會卻又矛盾得利害。一方面要求文憑，要求資格，另一方面，有飯吃的人們大都沒有文憑，沒有和那文憑相副的辦事能力——」

到這里，許不能再說下去了。雲已經怒氣沖沖地站起來，兩臂交叉著抱在胸前，瞅著許只是冷笑。什麼社會的矛盾，豈不是老生常譚？因爲社會是那樣矛盾，你就不在這社會中過活麼？並且雲從心底裏唾棄許的思想方式——定要給每個行動戴上一頂理論的大帽子那樣的思想方式；但此時激怒雲到只能冷笑之所以然的原因，尙別有在：他意識到許的弱點，但找不出適當的語言來表白；他感到是有一件東西在那裏使得許的思想變而又變，可不知道這件東西究竟是什麼。

許依然微笑。但蒼白的臉上卻泛起一片紅雲來了，略帶些興奮的口吻，他又加著說：

「我們是困在這社會的矛盾律的夾牆裏的，所以兩面是碰壁。我們，再做社會的尾巴是不行了！應當飛出這夾牆。雲呀，應當飛出！我近來常是這麼打算。可是，可是，

人的一切努力總不能單單爲了自己，而我，除了我自己，現在還有什麼呀？」

這最後的一句話聲音微顫，像一道電光照明了雲的心竅；他自以爲懂得了，他看看那朝外供著許的母親的靈位，又看看許，皺著眉尖說：

「然而你的母親總有一天要死的。」

許閉了眼睛不回答。過了會兒，他才開口：

「雲，你離校時，見到馨麼？」

「馨，幹麼？」

「沒有什麼。隨便問一聲罷了。」

卻又淡淡地一笑，好像解釋似的，許加著說：

「凡是熟朋友，我都想知道他們的近況。除了小張和老李——這兩位，犯不著我去記望。雲，雖然只有兩星期，我卻覺得足有兩年那麼久長了，想來每個人都免不了點變化，人是時時在變化的。每個人都用他自己的方式去理解生活，又根據他這理解去創造他的生活，——是好呢，壞呢，天曉得！……雲，還沒有把生活納入一定的模型裏的人們是苦惱的，但同時也就有他的幸福：他是一個自由人，他有海闊天空的未來生活。就

是常常這麼設想，我對於一切朋友的近況都感得興味，特別是馨；你想想，雲，可不是她以後的生活一步一步都是個不可知的謎麼？」

雲很不以為然地扁扁嘴。「說來說去，又回到馨了。這是關鍵中的關鍵！」——他
想。但也不能不承認現在的許當真有點異樣：空議論是更加多了，神情是向來所沒有的
那樣冷靜淡漠。什麼東西在那裏作怪？雲下意識地抓一下頭髮，然後走近許的面前，故
意笑著，大聲說：

「馨麼？她很好。我看她臉色比從前好多了。歡送會那晚上，她代表全體同學向我
們畢業生致詞，總共不到十分鐘的時間，笑，——幾乎說不出話來那樣的憨笑，至少佔
據了七分鐘罷！」

許默然，伸起左手來托住了下巴；像是微笑，嘴唇半開，指尖輕叩著他的白牙齒；
他的眼光凝定地望著空間。

「你們通信麼？」

「沒有。」

「但是你說過忙於寫信——」

「那是寫給我們的老朋友惠。」

「哦！光景是他勸你不用再補考罷？」

「可以說是他，也可以說不一定是他。」

雲的臉色變了。他恨極了這種玄譚似的詭辯式的話。他現在斷定是有什麼東西在許心裏作怪了。兩星期前的許，完全不是這個樣。但是許不讓雲的怒氣爆發出來，拍著雲的肩膀，他看準了雲的心思似的說：

「惠的信都在這里，回頭給你看罷。他什麼主意都沒有出。倒是我自己想好了一個計畫。將來生活的計畫！這是我母親去世那天晚上我在母親靈牀旁邊忽地想到的。那時我覺得孤伶仃地只剩我一身了，所有的『過去』都和我斷絕了連續，然而同時我也是真正的『自由』了，我可以不必照人家的意思去生活，我可以從新來布置，從新開始了；雲，你說不是麼——」

雖然聽去太怪誕，然而有意思，雲獎許似的微笑，暫且不作聲。許也一笑，很快地就作了結論：

「後來從惠的信裏，我又攝取了許多資料，來就將我的生活計畫完完全全構造成功

「那麼到底是找事呢是讀書？」

似乎雲這一問太意外，許驚訝地看了雲一眼，沒有回答。過了幾秒鐘，他很親切地抓起了雲的手，鄭重地急口地說：

「雲呀，不是讀書或找事的問題喲！讀書或找事不過是生活的形式，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生活的方向。這許多天來我的大努力就是決定方向。」

這麼說著的許鬆一口氣，仰臉看天微笑。因為興奮，他的臉又紅了，並且稍稍有點呼吸急促。

但是這一番話並沒給雲什麼特殊的印象，他亦不求甚解。拏一個抽象的題目來反覆鑽研，不是他的性格。他覺得這樣荒廢時間於空譚，真是無聊。而況他心裏亦不能無介介：「禹過家門不入」似地一頭趕來談正經事，卻只得到了空泛的好像是第三者的說短道長。

「算了，方向也好，形式也好，總而言之，許，是你的靜極多想。我還沒到家去瞧一瞧呢！明後天我們再譚罷。」

雲走了。

許在屋裏來回踱著。他想到雲，遺憾於雲的不了解；想到惠，又想到馨，心裏又有些陰暗了；最後像擺脫了什麼似的他搖著頭，站在母親的靈位前，閉了眼睛。

母親彌留的一剎那，像電影似的在他回憶中展開來了，他心跳。他倉皇開眼四顧，只有陰暗的屋角像在那裏冷笑他。破敗荒涼的家！當真只剩下孤伶仃的一個他了。然而他是正常青春，他不能讓這破敗荒涼的所謂家掣自己來埋葬。他需要光明，需要活動，需要熱烈！

昨天已經走了母親病時雇用的老婆子，現在，現在，他決心自己也趕快走罷。爲了喪事費用早已抵押了這老屋，現在他決心立刻把來賣絕，和一切的過去都割斷了罷！以後是海闊天空的生涯！

站在那里玩味著這新感得的「自由」，他又心跳，興奮的淚水漸漸地積滿了他的眼眶。

七

已經過了九點鐘，惠遠沒離牀。他瞪著眼睛，看帳頂上一閃一閃的樹葉篩過了太陽光。

遠遠傳來蟬聲，抑揚如波浪。忽而窗外樹上很驚人地起了應和，於是噪響充滿了惠的臥房。

婢女秋菊正在房裏打掃。惠三歲那年，這秋菊由販子帶來時，比惠高出一個頭，睜圓了傻氣的小睛眼，老是瞧著人笑。因為故世的老太太說「正好給阿惠做伴」，於是就買下來了。現在這秋菊也長成了，已經不像幼小時候那樣善於笑，可依然常常不轉睛的朝人家看，不過那眼神也不同了，有一股神祕的動人愛憐的光芒。

她走到牀前了，把那些亂丟在小方几上的各色書籍一本一本疊起來。這中間攤開著的線裝書裏有一幅圖畫似乎引起了她的注意，她站在那裏呆呆地瞧著，揣猜著。

此時窗外樹上的蟬噪聲突然停止，房裏便靜的作怪，似乎可以聽得秋菊的沈重的呼

吸。

惠猛然轉過頭來。

「少爺，這是什麼？」

秋菊擎起那本線裝書，指著那圖畫。

「哦，這個叫化子模樣的男人麼？叫做鄭元和。那穿得漂亮的女的？是一個妓女，李亞仙。」

「叫化子要錢罷？」

「哎，光是要錢倒還容易辦。這個鄭元和把錢都化光了，老實不客氣做叫化子了，滿身又添上癩瘡。現在他找到李亞仙要她跟他，要她的最寶貴的——哎，秋菊，你猜是李亞仙怎麼辦？」

「給他幾個錢。」

「呵，呵，什麼？他要的不是錢哪！」

惠喫驚地叫起來。他望著帳頂，眼珠骨碌骨碌地轉著，忽然又縱聲長笑了。

秋菊估量著是自己的回答有點不對少爺的脾胃，可又不知道爲什麼不對；遲疑地把

那本線裝書照老樣子放着，她就走了。

惠也起來，滿臉是冷冷的諷刺的色調。

嘴裏哼著什麼歌曲，他走到書桌邊，打開一個小巧的木盒子，中間滿貯着信札。把這些舊信一封一封地看過去，他時時發出一兩聲的冷笑。這各式各樣的舊信，——他稱之為「生活的里程碑」的，從前也曾使他鼓舞，使他陶醉，或者也使他悲傷，但現在只能使他冷笑。現在他鄙夷他的啼笑雜作的過去。他覺得過去的啼笑都很幼稚，都是感情的浪費。他早感到一個新的生活態度很成爲必要。這結果便是他近來的時時冷笑。

人間世應有未便一笑置之的事情，他承認；既對於一切都取了冷諷的態度，有時亦會感到寂寞荒涼，他也承認而且體驗過了；但是他又固執地確信眼前的形形色色總還是滑稽可笑；他渴望著震撼宇宙的大風暴，而且他又把這個理解作一翻掌間便立現了至善至美世界的「奇蹟」，因而對於生活的實際的轉變，——在矛盾混亂中所產生的向前進展，他就不能了解，而且反感到了醜惡。

每逢溫讀他所鄙夷的舊信——過去生活的里程碑的時候，他這「奇蹟式」的人生觀便裊裊然凝成了美麗的希望，暫時會在他的蒼白色冷冷地諷刺的臉上掠過一絲天真的粉

霞。

他看到一封五六張紙的長信了。是許新近給他的。拏著這封信再躺到牀上，彷彿要找尋什麼似的，惠把這五六張紙的長信顛來倒去翻了兩遍，然後隨手扔在牀上，搖著頭冷笑。

「和過去割斷，有整個的將來在他面前，」惠冷笑著想，「這在許便好像是了不得的鼓舞了！他爲什麼不想想那將來的奇蹟——一切坎坷，一切不合理，都立時平反過來了的奇蹟？爲什麼人總是那麼近視呀！」

但是不讓他的空想再繼續下去了。母親自己進來喚他喫早飯，而且開始了他的無休止的訴說家常。

「怎麼，端陽裏結下帳來，爸爸又虧折了上千麼？嚇！」

惠突然忘記了他的「冷諷哲學」，出驚地喊起來了。

「聽說下半年的生意還要難做呢。新添了什麼稅。同行中又擠的利害。淨瞧著本錢長的人家年年發財，我們卻只有年年短。」

惠只有搖頭，不作聲了。母親卻加著說：

「照這樣下去，再過一二年我們就窮得光光了呀！——前幾天，擺煙燈的陸麻子看中了秋菊，想買她去做什麼女招待，肯出好價錢，可是這種傷陰德的事，我還有點不大願意幹。」

「哦，女招待，女招待！」

惠反覆唸着，突然眼珠一轉，冷冷地笑起來。

「是，女招待。聽說是要接客人的。」

惠簡直狂笑了。笑聲是那樣磔磔地令人毛戴。

「怎麼？阿惠？」

「沒有什麼。媽，你還是賣了她罷。反正你是要賣她的。賣給鄉下人是去做牛，做生兒子的機器，賣給陸麻皮是去做豬，做洩慾的機器，還不是半斤八兩。總之，秋菊是沒有她自己的！」

母親遲疑地看着她的兒子，不很懂得他話中的意義。然而秋菊進來了，手裏擎著一封信，神經質地看看她的女主人，又看著惠，似乎已經嗅到了一些什麼和她有關聯。

接過了信的惠且不開拆，仰起臉在房裏踱著，冷諷的微笑依然浮在他的嘴角。但當

踱過秋菊身邊的時候，他猛感得這女孩子的眼光像刺來一針似的使他全身一跳然，而只不過一跳，立刻他的哲學將他挺直：這算得什麼！既然這樣的事多如牛毛，而且既然將來總有一天，「奇蹟」將降臨這世間，而且一切都將平反！

他拆開了手裏的信，剛看過一行，又啞然笑了。這是許的信。這中間講到他的最近的「決定」以及他的打算到惠家來作客。

一星期以後了。雖然昨夜剛下過雨，這天早晨卻更見悶熱。佈滿天空的淡灰色的塊雲似乎比金針樣的太陽光還利害些。

惠反卷著手。在房裏來回地走，時時向呆坐在窗前的許瞥一眼。已經沈寂了下去的婢女秋菊的暗泣聲，此時突又從板壁縫裏鑽進來。惠站住了，眼光又瞥到許的臉上；許正也在看他，——憤憤地下死勁地釘住了他看。

惠暴躁地跳到門邊；砰！門關上了。然而秋菊的暗泣聲似乎也關在這房裏，裊裊的猶在這兩位青年的耳邊回旋。許忍不住先開口了：

「耳不聞，心不亂。惠，是麼？——這是你關門的目的！」

雖然口氣還平和，可是許臉上的肌肉卻繃得緊緊地叫人怪難受。

「什麼話！」

是惠的回答。一個自信的微笑又浮上他的嘴唇，似乎不屑多辯；但看到許又要開口

時，他趕快搶着說：

「心不亂！爲什麼我——亂？你覺得秋菊這一去便是悲劇的開始，你以爲這罪惡都該我來負責，——我，卻不是這樣想的！誰也不負這個責任；既不是我的母親，也不是陸麻子，更不是我。負責的是這社會制度！在這社會裏，秋菊的命運注定了是一件商品；或遲或早，或彼或此，總之是一件商品！」

於是好像「罪人斯得」，什麼都已經解決了似的，惠轉身去躺在牀上，看着帳頂，再沒有說話。許也不出聲。他承認惠的議論有幾分理由，但是不相信簡直無法補救；假如惠的母親肯犧牲一點，不貪陸麻子的重金，又假如——突然一個計較撞上了許的心。他跳起來跑到惠的面前大聲叫：

「惠，惠，你看！我這兒有一個法子！我手頭的錢大概還夠付秋菊的身價呢——」
納罕地轉過臉來的惠看定了許的面孔，等待他說下去。然而沒有下文。許的臉色忽又轉爲遲疑。他退回到原來的坐位上，苦笑着咬嘴唇，皺起眉尖，又頻頻頷首。

惠笑了；從牀上坐起來，帶幾分玩笑的態度，他發出這樣一個問句：

「你要她做老婆？」

「不——是！」

這回答的調子是半吞半吐的，惠忍不住又笑了。可是許突然站起來，像已經決定了主意，滿臉莊嚴地說：

「我的意思很簡單。只要力量辦得到，我們對於秋菊這件事不應該籠着手。我打算替秋菊贖回她身體的自由！」

接着是短時間的沈默。被自己這高貴的精神所興奮所鼓舞，許安詳地微笑，心裏估量着他這計劃的實現的可能性。他並沒覺到惠的眼光是多麼冷冷地飽含着諷刺。然而惠終於發言了：

「好呀，許——你這俠義的行徑。然而俠義的行徑能夠把社會弄好麼？許，你是一個夢想家！」

雖然這批評並非惡意，許卻感得受了傷。他的臉色有點變了，很不高興似的一屁股坐了下去，他氣沖沖地說：

「噯，你總是這一套話！這一套！在你看來，什麼都是滑稽可笑，什麼都是無聊，只有你的——你的『等待主義』。——等待『奇蹟』的降臨，等待著一切都將平反的那

一天，才是最有聊！嚇！」

「可是你的俠義主義也並不高明呀！你以為仗了俠義的行徑，就可以——」

「至少可以把秋菊救出眼前的危險！」

「你能夠斷定她從此就幸福了麼？從此就當真自由了麼？」

「斷定，一百個斷定！」

惠縱聲狂笑了。一句很尖刻的話已經衝到他嘴邊，但轉念「何必多費唇舌」，便又捺住，只撮起了嘴唇，噓——噓——地吹。許卻已繼續說下去：

「我的辦法是否圓滿到極點，現在姑且不談。空談反足以阻礙實行。本來什麼都是『不一定』的，看來是千妥萬穩的事，常常會半路裏發生變化；過去幾個月內，我就飽受了這樣的經驗。那時，我感到是有一種看不見的力量在支配一切，即使我們努力爭抗，也屬徒然；那時，我相信『忍耐』和『期待』是最可靠的顧問。可是現在，現在，我——另是一種態度了！只要確是一樁好事，只要我的能力還夠，我都預備去幹。秋菊這件事，你說不是萬全之策麼？好——就算不是萬全，無論如何總不會反倒有害罷？無論如何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無論如何在我自己良心上是一個很大的安慰。」

說到這裏，許停住了，取出手帕來揩額上的汗粒，愉快地微笑着。

似乎許這一番話有點效力，惠一翻身從牀上起來，走到惠的面前，例外地態度嚴肅！

「那麼你的主意是打定了，你要做一回俠客。好，贊成！可是送佛要送到西天！」

「既然你贊成，還得請你幫忙。第一是令堂太太前和陸麻子那里的交涉請你去辦；第二是請你替我設法——」

這回是許的話語被打斷了。搖著許的肩膀，惠大聲說：

「送佛送到西天，你明白了麼？你替秋菊爭得了自由，——就照你所說的『自由』，可是你怎樣安置這『自由』的秋菊呢？她並沒有獨立生活的能力！」

「那是，她的事——而且是以後的事了；我不是說過，一切事本來就『不一定』的麼？——嚇，此刻不談這個！」

語調從游移又轉為堅決的許，在此略頓一頓，似乎嚥進一口氣，同時有些模糊複雜的感想也在他腦筋上輕輕飄過，但這只是一瞬間，並且過後也不留痕跡；立刻他把他的話仍舊引到原題目了：

「辦交涉，非你不可，想來也沒有多大為難之處；第二件，昨天你說的平民學校教書，現在我決定要去，請你趕快給我介紹。」

惠微笑，翻起眼睛看天；他懂得許的兩件請託的連環性了。經過了足有半分鐘，他才慢慢地說：

「一切從命。假使第一件事辦不成時，那麼第二件事自然你也不急急了罷？」

許輕輕點頭，嘴邊浮起一個苦笑。

再看了許一眼，惠就跑出去。

許默然坐著，左手支住頭，暫時讓片段的忽起忽落的感想在那裏自由在地蕩漾。然後他的思想漸漸集中在一點，他喚起一星期以前離家時的情緒來了。那時，他結束了「過去」，他將開始飄泊的生涯；那時，他渴望著光明和熱烈，誓要到處去找尋熱烈和光明，他勇敢堅決，像換了一個人，便是不很贊成他出來飄泊的雲也不禁欽佩，說他很像棄家行俠的西班牙武士吉訶德先生；而現在，可不是他當真在做著類乎「行俠」的事麼？

他的心跳起來了，臉也紅了，忍不住獨自在那裏笑。從未經經驗過的極度的興奮和緊

張！他覺得自己不復是藐小的忍氣吞聲的被壓迫者，而是復仇的巨人，他覺得從惡魔的血口裏奪出秋菊來就等於他自己吐一口怨氣，就等於給黑暗勢力迎頭一棒！

突然他跳起來伸臂用力一揮。彷彿聽見骨節格格地勝利地作響，彷彿看見那些惡魔都失色戰慄。

這時候，門口有個人影一閃。許趕快跑過去看，卻原來正是秋菊。

兩個人對看了一眼，都沒有開口。

秋菊的臉色很平靜，她的眼睛裏依然有那一股神祕的動人愛憐的光采。

「她來幹麼？是惠的交涉辦成功了呢，還是竟然決裂？」——許這樣想，忽然感得侷促不安起來。同時他下意識地走到窗前，望著天空中的淡灰色的雲塊。秋菊也進來了，照例收拾房間。一切小物件移動的聲音，反射到許的耳鼓，都成爲鏗鏗然的巨響。突然，來了個死一樣的沈寂。許詫異地轉過身去，看見秋菊惘然站在書桌邊，手裏擎着惠常用的小刀子。

「秋菊！」

這樣急促地叫了一聲時，許的敏感立刻從小刀聯想到悲慘方面的血。幾千年來中國

弱女子的反抗形式！

然而秋菊淡然一笑，放下了小刀，目灼灼地對着許看，似乎在說：就是這死，只有死，是我們這樣命苦人的解脫。

「秋菊！」

許再叫，聲音裏帶點不自在。他不知道應該怎樣開始他的解說，而況秋菊又是那樣釘住了他不轉睛的看。好半晌，他這才勉強找出話頭來：

「你進來的時候看見惠少爺麼？」

「沒有看見。」

「沒有？哎——你不聽得惠少爺和老太太在那裏談話麼？」

「也沒有聽見。」

「哦——你多麼粗心呀！他們一定在那裏談。惠少爺是特爲了你的事去找老太太談話的。」

「我的事！」

秋菊喫驚地說，幾乎是叫喊。

「正是你的事。老太太不是打算掙你賣給陸麻子麼？今天早上你不是還哭過一回麼？陸麻子的煙館！有名的壞地方！那你自然不願意的——」

「願意是怎樣？不願意又怎樣？」

「哎，哎！所以惠少爺要去找老太太談話呀！老太太只要有錢，並不是一定要掙你賣給陸麻子。」

秋菊沒有回答了。她的一對眼睛陰淒淒地望着許，像一匹被趕急了的野獸。

「現在你明白了罷？你有什麼心事，可以對我說，我一定轉告訴惠少爺。」

「沒有。」

「惠少爺要留住你，不讓老太太賣了！這——你願意麼？」

秋菊不作聲，卻冷冷地笑了。這笑，很像惠常有的諷刺的冷笑，許不禁心頭一跳。

「你也不願意？」

「願意是怎樣，不願意又怎樣！」

是低聲的回答。她又冷冷地笑了，是不信任的笑，是虛無主義的笑，是受傷者對於甚麼都感不到興味的無可奈何的苦笑。

許抓一下頭髮，轉過身去，下意識地望著門外。他覺得這個女孩子的心理有點變態，既對於一切事都不感興趣，並且把一切都看作仇敵了。而這，也許都是受了惠的影響。可是秋菊第一次自動的發言了：

「許少爺，你的都是真話麼？」

「怎麼不真！」

許轉身看著秋菊的臉，不加思索地就這樣回答了。

「惠少爺要留我幹麼？」

「哦，哦——這個——」

許找不到適當的答覆，滿頭急汗，然而秋菊又怪聲笑起來了。她忽然肯定地說：

「我知道惠少爺和老太太商量另一件事。」

「什麼事？」

「怕的我要逃走呀！」

「不是的！」

「可是我真不想逃。到那裏去呢？只有逃到棺材裏去罷？我的媽，——我不知道還

有媽沒有，老說這句話。我到現在還記得……昨晚上夢裏還聽得她老人家說這句話！」

「秋菊！」

「惠少爺愛哄騙人，你們少爺全會哄騙人！」

許的臉色變了，心頭像有些螞蟻在爬，彷彿有一個聲音在他耳邊叫：「你失敗了，失敗！你和她中間隔著一條河呀！」失敗？許的胸中冒起一團火，他的兩眼都變紅了，他叫起來：

「秋菊，我哄騙你麼？是，是！——不是，不是！過一會兒，你就得明白。實對你說，惠少爺不留你——」

「可不是！」

「可是另外一個人，另外一個人，不肯讓他們掣你去賣給陸麻子；這個人，這個人，願意出錢替你贖身體——」

「這個人是誰？」

「這個人，就是我！」

秋菊呆了一下，但隨即磔磔地笑起來了，眼光卻像在那裏發抖。笑停了，她問：

「你買我去幹什麼？」

「我不是買你。我是替你贖回了身體。我沒有家的，我在這里也住不久。你以後到東到西，都聽你的自由。」

說這話時許的態度異常認真，秋菊不能不相信；但是她不作聲，她的憂悒靜定的眼光忽然惶惑不定。是她那樣的萎縮了獨立生活本能的人們對於驟然降臨的「新運命」的驚怯疑懼。然而被自己的俠義心腸所興奮了的許並沒覺到這個。他鄭重地加一句：

「惠少爺就是去辦這件事，而且一定要辦成功纔罷手！」

秋菊沒有話。她不轉睛的看著許，她看得出許的臉上耀著勝利的光輝，她斗然犯了疑，她的臉色全變了，心跳得很，忽然倒退一步，兩手護住了胸脯，聲音發抖然而銳利地對許擲過了這樣幾句：

「到東到西由我自己麼？哼，我——我——沒有地方去！我沒有爹娘，沒有親戚朋友！你們，你們，全是哄我的，害我的！——你們，哄死了人，也不償命！——你——你，——你就是昨夜夢裏我看見的惡鬼，惡鬼！」

突然狂笑了，她搶過書桌上的小刀子就向許擲過去。刀子碰着窗櫺，反跳到許的肩

頭，撲的掉在地下。秋菊長呻一聲，扶着書桌子，張開嘴就噴出一口鮮血。許倉皇地搶前一步，想扶她，可是她摔開了許的手，蹣跚地狂笑著，直衝出房去了。

許站在那裏，呆呆地，睜大了眼睛，向空間瞪視。雜亂的思想通過他的腦筋，抓不起一個頭緒。而在這一切的紛亂之上，有一件東西釘的他頭疼難受：是怎麼一回事，是怎麼一回事？

這時候惠也跑進來了，冷冷地滿臉是諷刺，看了許一眼，淡然說：

「秋菊發瘋了，剛才投河！」

「投河！死了沒有？」

許驚喊着，拔腳就往外跑，可是惠拉回他來，淡淡地又補了一句：

「正在救呢。」

同時惠也看見了地上的血。他看看血，又看看呆立著的許，一句話也不多說，冷冷的微笑又浮上他的嘴角。

除了許，沒有人知道秋菊自殺的真正原因。除了惠，也更無第二人曾經對於這件事和許有過爭論。兩個人的見解差得很遠，但是誰也不肯承認對方的批評。並且這件事對於他們兩個人的思想簡直沒有起什麼影響。

偶或獨坐深思的時候，許回憶到事情發生那天早上自己和秋菊的每一句對話，以及秋菊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個表情，特別是她的火焰樣的怒吼：「我沒有地方去！」——那時，許幾乎要承認惠的批評，以為秋菊的自殺大概是由於不了解他的「俠義行爲」，因而疑懼，因而神經錯亂，發瘋。但是再想到秋菊的始終一貫的悲觀主義，——她的對於一切都不感興趣，對於一切人都不信任，「你們少爺全會哄騙人」，於是許又覺得最該負責的畢竟是惠。

雲寫信來是袒護惠的，以為許的「喜歡從小事情上找出大道理來，常常會弄得一身泥；」可是許能承認麼？一個女子——雖然只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丫頭，被逼進火坑裏

去，也算是小事麼？不，不，絕對不能！經過了秋菊的事變後，許對於社會的惡勢力更加憎惡，他的離家時的信心更加堅固，但凡一息尚存，他是要找機會來實現他的主張的；也就是爲了這樣的誓念，他停留在惠的家鄉，在暑期平民學校裏擔任了教課。

因爲幫助秋菊沒有成功，許便要在他的學生身上還清這份愿心。他漸漸和一個女學生的家庭發生了很好的感情。

一天，他從那學生的家裏出來，一口氣跑回校裏，就躺在自己的牀上生氣。

「老許，又是碰見了什麼不平罷？」

同事兼同臥室的柯輕聲問，手裏仍在批閱學生們的習字簿。

「又是陸麻子！這惡狗！凡是和我相好的人，都得受他的欺侮！這個怨讎是結定了！——哼！」

許咬緊了牙齒說，霍地從牀上跳起來，拍的坐在柯的書桌旁邊的竹椅子裏。

柯攔下筆，轉臉看著他的同事，等待他說下去。但是許卻不說了，只是滿臉的怒氣，用拳頭槌著竹椅子的把手。柯微微皺了一下眉頭，拏起筆來再繼續批閱習字簿。房裏忽然異常寂靜，只有一隻小鐘的單調勻整的輪機聲。似乎不耐這沈靜的壓迫，許站起

了，在房裏來回地踱方步。第三回踱到柯的身邊時，他突然問：

「你記得王招弟？怪可愛的一個女孩子！」

柯點頭，仍在批閱習字簿。

「這回落在陸麻子的老虎鉗裏的，就是這個王招弟的老子！我就不懂他們爲什麼一定要借陸麻子的印子錢——」

柯嘆喏一聲笑，打斷了許的話。他批閱到最後的一本習字簿了。

「什麼？」

許遲疑地看著柯的臉，不懂他爲什麼笑。柯放下筆站起來，很懇切地拍着許的肩膀說：

「我笑，少爺出身的你不知道窮人的艱難；借印子錢，飲鴆止渴，也是沒有法子呀！」

「可是現在，這『鴆』就發毒了！陸麻子逼還本息，限三天期，過了三天不還清，就要拏招弟去做抵押。我剛從他們家去了來，他們正在那裏作楚囚對泣！」

「我猜着了。你大概就打算替招弟的老子還債？」

「不！那就太便宜了陸麻子。況且——我手頭也沒有那麼多的錢！我有，還不如送給招弟的老子買米喫。……我是打算懲治那麻子一下！」

「你打算怎麼辦？」

「嚇！白刀子進，紅刀子出！」

許厲聲叫着，眼睛全紅了。

接著是沈默。柯鎮靜地看著許，看他的慘白而微抖的嘴唇，看他的血紅的射出火來的眼睛，又看他的緊握成拳頭的一雙手；這手，就像已經扼住了陸麻子的咽喉似的。柯輕輕搖著頭，走開半步，然後又轉過身來，面對著許說：

「你的，不是辦法。至多是快意一時的豪舉，一點成效都不會有的。憑你一個人的英雄舉動，就會叫王招弟的老子從此不受壓迫麼？就算你和陸麻子拚了命，陸麻子還有兒子孫子，還有無數的比陸麻子更狠更大的惡霸，他們仍舊要喝窮人們的血！」

許沒有話，眉頭皺得緊緊地。柯的所謂辦法，他知道，可是他就看著不耐煩。眼前有人已經落在那麻子的老虎鉗裏就得送命，那還能按著板眼慢慢兒的蹭麼？這麼想著，他伸手一揮，像扔去了什麼似的，斬斬截截地說：

「在這里，我們終碰不到頭的了；你——你——柯，就好像和惠是一鼻孔出氣！」

「可是我和惠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許不回答，兩手交叉着抱在胸前，昂起了頭，在房裏團團地走；轉過幾個圈子以後，忽然他把兩臂一放，作了個左右開弓的姿勢，就一直跑出去了。

那天晚上沒有見他回校。

第二天清早，他帶著王招弟來了。那時柯尚在熟睡。他叫招弟躲在他的牀上，又留下一個字條，便又匆匆走了。那字條是：

「柯：我把這孩子帶來藏在這里，請你特別戒嚴，不要讓任何人知道。」

此後直到天黑，總沒見許回來。柯猜不透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問問招弟，也不得要領，只知道昨天晚上許確在招弟家裏，並且和她的老子談了半夜。

柯燃起一枝煙，坐在那裏沈思。雖然相處的日子不多，柯已經知道許的爲人。「一個中國式的吉訶德」——從惠那裏聽得了「秋菊的故事」以後，柯對於許就有了這樣的論斷，而現在則更加確定了。許又時時紀念着馨，喜歡對柯講述這段「舊夢」，以及那時候他的思想和情感。這使得柯對於現在的許，理解得更深一層。

「像這樣舊書香的破落戶的子弟常常不是走那一頭，就是走這一頭，而許呢，則是從那一頭走到了這一頭。」——柯噴出一口煙，這麼想，眼望著那裊裊的灰白色的煙圈。

然後他又望到縮在許的牀角裏的招弟。「把這孩子藏在這裡不是路，一定得另想法子；」柯在心裏對自己說，思想就集中起來。但在他還沒想得十分周全的時候，許回來了，一屁股坐在他自己的書桌前，臉上的氣色很不對。

「辦得怎樣了？老許！」

沒有回答，只是搖頭；過一會兒，許這纔憤憤地說：

「吾道不行！人的心不是我的心！」

柯忍不住笑起來了。

「還笑呢！咄——你聽！昨天晚上，我和招弟的老子商量得好好的。第一，先把招弟藏起來。你看，今天清早我就把招弟帶了來了，沒有一個人看見我們走進這屋子。第二，招弟的老子娘也得避開。……那裏知道，那裏知道，今天上午我再到招弟家去的時候，他們卻已經變了卦！」

「我也不懂得你這番布置的用意。」

許不作聲，立起身來旋一個圈，又看看站在牀邊的招弟，這纔慢慢地回答：

「用意？堅壁清野，然後再向敵人開火！」

「哦——可是他們不贊成？」

「也不是什麼贊成不贊成——」

「對了，是不懂！我也不懂你的堅壁清野！」

「哎！聽我說！——根本是心思對不到頭！他們主張招弟回去。他們同村的人全是說：『陸麻子敢來搶人麼？我們對付他！人多呢，他敢！』……他們要招弟回去！」

說完了後，許向招弟看一眼，鼻子裏吐一口氣。這孩子已經從牀邊挨到許的跟前，小眼睛古碌古碌地看看柯又看看許。

「你——自然以為他們的主張對？」

許回過臉來望著柯冷冷地說。

「自然！反抗陸麻子之類的惡霸，應該用羣衆的力量——」

「嚇！——話是這麼說，然而正合了一句俗語：打草驚蛇！」

「打草驚蛇？」

「一點兒也不錯，打草驚蛇！你人多麼，陸麻子的狐羣狗黨也不少呢，他還可以勾結軍警。結果一定是招弟搶去，招弟的老子娘也捉去，而麻子呢，毫毛也沒動他半根！」

招弟聽得怕起來了，緊揪住許的臂膊，似乎想躲到他的懷裏去。柯皺著眉頭，眼珠一轉，再想開口，許已經搶著說下去：

「依我麼，招弟藏起來，她的老子娘躲開，然後，不動聲色地，出其不意地，打蛇打在七寸裏！那時候，一樁無頭案，難道還能賴到誰個身上去？要這麼幹，纔是又爽快，又乾淨！」

「可是只成了一個人的報仇雪恨！況且——假使打蛇的人反被蛇咬了呢？」

「哈！——這！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當！」

許雄赳赳地說，挺直了胸脯。

一絲苦笑從柯的臉上掠過。把手裏的香煙頭擲在地上，又用腳踏滅，他走到許的面前，眼睛看著他，——不轉睛的看著他，鄭重地說了這麼幾句：

「老許，不能照你那樣幹的！因為不是我一個人的事，也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所以我不能讓你那麼任性幹去！」

「任性？我——」

「是——是你！」

許不說話了，臉兒繃得緊緊地在房裏團團地走。突然他笑了一聲，拉起招弟就往外跑。

「送她回去麼？老許！」

柯追出去問。

許沒有回答，頭也不回地走了。

可是隔不了半點鐘，許又回來了，只他一個人，很高興的樣子。柯問了他許多話，他總是不作聲。最後被逼住了，他這纔說，「招弟是寄在惠的家裏」；他不能讓這孩子冤冤枉枉地落在老虎鉗裏。

柯似乎也有心事，沈吟著在房裏走，再不和許多說話。第二天是柯一早就出去，許代替他上課。但當午後柯回來時，許也已經不在，桌子上的一張紙，有許寫的兩句詩：

「千場縱博家仍富，

幾次報仇身不死！」

柯念了一遍，微覺得詫異，但也就攔開，坐在那里回想當天上午他和招弟的老子以及村人們的談話，忍不住幾次獨自微笑。

他很著急的等候許回來。他有幾句話要緊對他說。但是一個下午過去了，一夜又過去了，總不見許的影子。第二天一早，他正打算出去找，忽然一個人滿頭大汗闖進來，卻是惠，第一句話是：

「呵，呵，老柯，你知道許幹些什麼？」

柯搖頭，堅定地看著惠的面孔，足有半分鐘，然後走到書桌邊，取過那張寫了兩句詩的紙片，放在惠的手裏。

惠看看紙上的兩句詩，又看看柯，手指捲著紙角，團皺了丟在地下，冷冷地輕笑著，拉住了柯就往外跑，一面簡單地說，許受了傷，躺在土地廟前的空地上，有人認識他，這纔到惠家裏報了信。

「現在人在我家裏。」

「人還沒有死？」

「可不知道此刻還有氣沒有。」

惠冷冷地回答，翻起眼睛看天，身上冷汗直淋。柯的臉色也青了，眼光有點發紅，嘴巴閉得緊緊。

但是許並沒死，看見身邊站着兩個朋友，他的眼睛睜得大些了，嘴唇上似乎還有笑意。他慢慢地擡起手來，指着自己的胸口，又指柯。沒有人懂得他的意思。柯看著惠，輕聲問：

「找了醫生沒有？」

惠點一下頭。但似乎許已經明白了一切，忽然掙扎出幾個字來：

「醫生……不中用……」

「不要多說話。」

柯靠近許的耳朵，輕輕說，又看了惠一眼，彷彿是問他：究竟傷在那里？惠搖頭。許閉了眼睛，卻又斷斷續續說了幾句：

「打蛇……反被蛇——咬一口……嘔血哩……大塊的血……陸麻子……秋菊——」

你的血……我也……吉訶德……呵——雲，雲——咳，小招弟呢？」

「你靜些，老許！」

忽然許睜開了眼，臉上泛出紅雲，一把抓住了惠的手，嗓音響些，卻帶啞：

「噢，我——我——看見馨！……黑的森林——綠的月亮！——呵，——她在那
里？」

以後便是模糊不清的謔語了。柯皺著眉頭搓手，低聲自言自語：

「怎麼醫生還沒來？」

許閉了眼睛喘氣，手抓著胸脯，汗粒從他額上鑽出來。突又睜開眼，看看柯，又看看惠，格格地慘厲地說：

「死！——算什麼？——恨未成功！——你們——唉，——你——你——對——對！」

猛摔開了惠的手，他在牀上翻滾，兩手槌著自己的胸口，大塊的紫血從他嘴裏湧出來。柯倒退一步，但像彈回來似的，立刻搶前抱住了許，抱住了他的兩臂。一面急口說：

「惠，惠，趕快，趕快，——水，水！醫生！」

惠的臉色比紙還白，冷汗溼透了全身，下意識地跳了一步，忽又站住。

此時惠的母親引著醫生進來了，後邊躲躲閃閃地跟著小招弟。

醫生掙起許的手來按脈，又看看枕畔那大堆的血，只是搖頭。許臉上的紅光漸退，鼻孔翕翕動，呼吸一點一點微弱下去。俄而慢慢地又睜開眼來，那呆呆的然而突出的眼球慢慢地轉動，似乎要找什麼人，最後，眼球對著小招弟不動了，又似乎想擡起手來，慘白的嘴唇上彷彿又有點笑意。

「怎樣？」

惠的母親悄悄地問醫生。

「沒有救了，快要斷氣。」

醫生淡然回答，轉身就離開了病人。

小招弟忽然哭起來了。惠也忍不住滴眼淚。他的母親一面歎氣，一面扯住兒子的衣服悄悄地問：

「倒底怎麼一回事，怎麼一回事？」

惠冷冷地看了他母親一眼，沒有回答，拖著一對腿走了出去。柯擎起許的手來吻一下，看著許的還是睜得大大地可是神光已散的眼睛，他點點頭，慨然說：

「先死者的血，後死者的教訓！——老許，我永久不忘你所痛恨的人，也不忘你臨死還在掛念著的——人！」

他哽咽住了，下死勁轉過身去，就往外走，他的胸脯挺得很直，他的頭微微昂起，他的臉色鐵青，他的眼睛閃著火一樣的光芒，他的嘴唇閉得緊緊。

雲的家離鎮約有三里，已經完全是農村的風光。接連三星期沒有下過雨，到處都是開開的水車的嘈音。風是有勁，且帶些辣味。從風裏又送來了水車上農民們的歌聲：

「……………」

……………」

在自家門前坐著的雲猛地皺了眉毛，很暴躁地站起來了。他是在那里看一封長信。惠寫來報告許的噩耗的信，還有許多別的話語。使雲暴躁的也就是這信，而現在又對著還有那水車上的歌聲。

他睜圓一對烏黑的眼睛向四下裏望。綠油油的田野躺在太陽的直射光線下，似乎喘不過氣來的樣子；幾處炊煙剛從煙囪口冒出頭來就歪歪斜斜地拉成了淡青色的短短的一條，隨即又散開了；頭上兜著白布或藍布的農婦背負著竹筐之類，慢慢地從焦黃的玉蜀黍叢中鑽出來。

什麼都是怪平靜似的，然而越過了這界限，就有怪不平靜者在，而且許已經送了性命了！

遠遠地走來了雲家的兩個雇工，土布的短衫搭在肩頭，一邊走，一邊掣衣袖擦汗水，在雇工們後面，用蒲扇遮著太陽的，是雲的父親。

大黑狗阿黑從屋裏走出來，挨到雲的身邊，側著頭伸出舌尖舔雲的手，又仰起臉來看雲，似乎說：午飯已經快好了呢。

雲從鼻子裏吐一口氣，兩顆眼珠一轉，忽然脣上浮出一個苦笑，便走進屋裏，黑狗跟在背後。

接著父親也進來了，拉起掖在腰間的白布大汗巾往臉上一抹，坐下來搖著頭說：

「別地方大水，偏是我們這里沒有雨！」

「明天再不下雨，那就一直要到九月九！」

剛進來的雇工的一人提起桌子上的大瓦茶壺似乎合誰爭氣似的說，接著也搖了一下頭，就走到屋子後面去了。

雲看著父親的臉沒有說話。父親已是六十開外，可是好精神，紫醬色的臉就像小蒸

籠似的冒著熱氣。腰是挺直的，也有和雲一樣的一對透露著剛毅的黑眼睛。

但是吸過一管旱煙以後，父親的眼光忽然暗淡下去了，一面摸著下頰的短而且硬的鬍子，一面慢慢地說：

「阿雲，在家裏管田罷。再讀書，實在沒有那麼一注本錢了。你看，今年的收成不是叫人操心？」

雲靜靜地看了他父親一眼，知道老人家這些話的背面正是熱烈地希望雲能夠繼續讀書。因為不識字而受盡了鎮上紳士地主們的侮辱的父親，自始便打算要兒子給掙回一口氣。老人家從前給大女兒選擇夫家的時候也是決定主意要找個讀書人，所以雲有一個當小學教師的姊夫。但後來老人家看出小學教師的身分在紳士地主們的眼睛裏差不多等於討冷飯的叫化子，於是他又決定非要兒子讀書讀出一個名目來不可。就是這般剛強的意志以及對於未來的憧憬使這位老人忍受一切犧牲：不但日常生活非常刻苦，就連相共患難數十年的老妻的喪葬也草草了事。

這麼剎那間想起了一切的雲雖然還是靜靜地看著父親，心頭卻比壓上一塊石頭還難受。

然而父親誤會了兒子的沈默的意思。以為兒子是知難而退，老人家生氣了。憤憤地吸進一口煙，又憤憤地噴了出來，老人家把煙桿兒一摔，高聲說：

「老子不是那麼不中用！阿雲——還是要去讀書！你倒覺得鄉下有趣？哼！讀了十年書還是在家看田，叫人家笑話！我也不要你去什麼小學校裏教書。看看你的姊夫！不夠喫一頓粥的幾個錢薪水還要三番兩次的討索，人家簡直當他們是叫化子！」

雲微笑了，閃閃的興奮的眼光射在他父親的臉上，看著那些鐵一般硬的句子從老人的還是一口好牙齒的嘴唇邊跳出來。兒子血管裏本來就有著的父親的血液，被這幾句話煽的沸熱了！他驕傲地把頸頸子一挺，表示他的倔強並不下於乃翁。雖然有這樣的意思在他腦筋上一瞥——父親對於讀書的目的並不正確，但是僅僅一瞥就滑過去了。他說：

「不過，爹，那一筆學費怎麼辦？」

「那——總是有辦法的。」

父親的口氣又稍稍顯得有點遲疑。

「東頭圩上的田，不是有人問過——」

雲這句話還沒說完，父親早已跳起來了。他皺著眉頭，像要把什麼東西吐出來似的。

說：

「不行！那可不行！東頭圩上的田？那怎麼行！——你想啊！本來是那麼一塊荒地——一塊荒地，是我的血，我的汗，浸透了那硬梆梆的泥塊，這纔什麼放下去都會長會生！這比我的性命還寶貴些！——你，小孩子，你不懂！——田！那一塊田裏沒有我的汗，我的血？哎！——田地就好比是毛丫頭，你要把牠調養到會生會養，夠多少心血呢！」

「但是爹，可不是賣過一些田地？」

「是呀，爲的要辦你的大事。你不知道我心痛的比割肉還難受！今兒——今兒——不行！」

父親沈重地落在板棧上，拏起旱煙桿來狠狠地抽煙，眼睛看住地下。

雲也不作聲了。他懂得父親心理上的矛盾。辛辛苦苦掙起一份家業的這位老人，正和一般農民一樣，田地是他的性命，他把那些無知覺的泥塊看做自己肉體的一部分；然而他又有着宛韃的好記性，他要兒子替他掙回一口氣，他懷著渺茫而美妙的憧憬！

水車聲關閉，由熱風送來，充滿了靜默的屋子。雲回憶起有一次跟父親去察看雇工

們屣水的情形來了。站在水車邊看清冷的水汨汨地灌到燥渴的田裏去，父親一面揩臉上的汗水，一面笑嘻嘻地說：「喝罷，喝罷，喝罷，喝一個暢快！明兒你就水汪汪地怪可愛哩！」父親把田地當作什麼活東西，當作自己的兒女！像這樣的人要他賣田，那簡直是殘忍！

雲擎眼再看父親，心裏感到異常沈悶。如果當真又是賣了田，這位老人不知將要怎樣傷心！而況他的美妙的憧憬大概一定要成爲泡影！世界已非他老人家所想像的那樣平靜。說不定什麼時候就會突然來一個變動把人們打出生活的軌道！

想到了這里，雲忍不住說：

「爹，錢是難弄，倒不如歇半年再說。在家看田，也行！」

父親像沒有聽清，側過臉來瞅著雲。然而隨即很生氣似的說：

「田裏的事，你懂！……有我呢，也用不到你呀！考學校是你的事，錢——是我的事！」

彷彿想起了什麼事，父親說著便走到屋子後面去了。

雲看著父親的背影，又微笑。他覺得父親這人非常有味：是那麼颯強，那麼固執，

那麼勇敢地追求著一個目標，卻又那麼愚蒙！把現在的進學校讀書看作從前的上考場求功名，在雲已是深覺得錯誤，但恨無法使這頑固剛強的父親省悟。

而且雲自己此時也有一種心理上的矛盾：向都市去呢，或歸於農村？他把前者理解作突破現實的飛躍，而後者是與現實協和。農村之子的他，是實際的，有幾分安命，又富於保守性；他不像許那樣多幻想，容易動感情，也沒有惠那樣的虛無主義。他一向是，不哭，也不笑，只是睜大了眼睛看的態度。然而目前的問題卻不是他這態度所能應付。是要求他決定一個生活方向的時候！

雲皺著眉頭，翻起眼睛遙望戶外的天空。這眼，還是往常那樣弈弈有神，可是新添了往常所沒有的搖惑和躊躇。

半空中此時來了軋軋的沈濁的機聲。每天一度掠過他們村莊的京滬線載客飛機在戶外的碧藍天幕下現出了雄偉的黑影。

突然雲的眼光又堅定起來，他苦笑一下，從衣袋裏再取出惠的來信，再從頭讀去。

十一

雲的父親想好了解決矛盾的方法：指著本年田裏的收成作擔保，去向鎮上的大田主兼高利貸者的董胖子借錢。去辦這交涉的就是雲。

那一天，董府上有什麼會議，雲到的時候，正值他們散會出來，每個人臉上都有點異樣的緊張氣味。因為說是來借錢，雲立即被延入了客廳。

聽明白了是指著田裏的收成來作擔保品，董胖子的半閉的眼睛睜了一下，但隨即閉得更小些，搖著頭，很不耐煩似的說：

「你來開玩笑麼？到我這里來借錢，總得有實實在在靠得住的抵押品。從沒聽見過什麼『收成』好做抵押品！——誰知道你田裏有多少『收成』？像這樣的抵押品，就是『猴子跳』的重利息，我也不借一錢半文！」

「但是你總知道我的父親向來在銀錢上很有信用，——」

「哼！我知道麼？我只知道你的老子是一個種田人，大約有五十來畝田地，在某處

某處——」

「既然你知道，那就好了。」

「哈，什麼！你們年青人！好像你讀過書，你應該知道看不見的東西不能作抵押品！收成？收成還在田裏算得什麼！要是想借錢，拏田來抵押罷！錢是現成的！」

說完，董胖子就轉過臉去，吐出一口大濃痰，伸一個懶腰，凸出他的大肚子，就走到客廳左面的廂房裏去了。

雲的臉色變了。眼光像利劍似的射著那胖子的後身。他倒並不是爲的董胖子定要田來抵押而恨恨，他是受不住董胖子那股派頭。他冷笑一聲，站起來正想走，忽然董胖子挺著他的大肚子又蹺進來了，手裏拏著一本簿子。

「慢走！小夥子，還有話呢。該派到你們名下的第四次省公債五百圓，你們什麼時候繳？」

「什麼。省公債！我不懂。」

略怔了一下以後，雲冷冷地說，眼光射定了董胖子的面孔。

「你不懂，我懂！我是本縣本區派銷專員，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雲不作聲，反倒微微笑著；他突然想起董胖子這滾圓的大肚子要是讓學校裏的足球專家老李來踢一脚，這纔有趣。

「五百圓！——聽清楚了沒有？縣裏限的是十天期！」

「你拏公事來給我看。並且憑什麼就派定了我們家是五百圓呢？」

雲的眼光從大肚子移到胖臉上，還是冷靜地說，雖然他的血已在沸滾。

「哼，看你年輕，倒刁賴得很！田一畝，派銷公債十元，你們是五十畝，硬是五百圓！」

「拏公事來給我看！」

現在是董胖子的臉色變了，他兩手一揮，厲聲說：

「公事！公事是你看的麼？」

「可是我知道省公債的章程裏並沒有什麼一畝田攤派公債十元的規定！全是你們在那里舞弊搗鬼！」

董老爺的臉色全青了；他倒退一步，把屁股抵住了一張八仙桌，睜圓了他的細眼睛，毒狠狠地瞅著雲。然而雲挺起胸脯微微笑著，也把銳利的眼光射住了董。

沈默了半晌，董老爺臉上的肥肉一跳，似笑非笑地忽然轉了口氣：

「哎，哎，小夥子，不要性急喇！聽你的話，就知道你是能幹人，又膽大，又有主意。我就喜歡像你這樣的人。你不是來借錢麼？你借錢作什麼用？說出來，我們想想看，也許有辦法。」

雲納罕地看著這胖子的臉，看著他的嘴巴，猜不透他是什麼意思。只覺得這胖子的態度太討厭。他只給了個冷冷的答覆：

「錢，借不借是你的事；作什麼用，是我的事！我的父親，一不放高利貸，二不私販鴉片，三不買賣人口，四不擺賭，借幾個錢，總未必犯法！」

董胖子格格地苦笑了。把眼睛合成一條細縫，他又說：

「哈，你是什麼都懂！我記得你是在某某中學讀書？——」
雲微笑。

「鎮上某街的許某和你是同學，是好朋友？他新近到了某處去，是不是？」
雲十分不耐煩了，很輕蔑地看了董胖子一眼，就說：

「你問他幹麼？」

「我和他的上輩有點世誼。聽說他在某處很困難，我很想招呼他一下——」

「死了！」

「什麼？沒有的事！你得了信麼？」

「他的至好朋友的信。」

董胖子怪樣地笑起來了，突然，他轉過身，捧著他的大肚子就跑進去了，一面走，一面又回過頭來說：

「請你等一下。還有點事——」

雲於是坐下來，瞪出眼睛看牆上掛著的字畫，心裏在猜度董胖子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忽然有四個人從外面進來，直撲到雲身上，就將他扣住。雲看看這四個人，都是鎮上保衛團的制服。

讓他們按住在椅子裏，雲怒聲問：

「幹什麼？」

「你和共產黨許有關係！」

董胖子又從裏面鑽出來了，挺出大肚子，很威風地說。

這纔雲明白了一切了，他忍不住笑。

「你剛纔不是說要看公事麼？這就是縣裏的公事，看罷！」

說著，董胖子就把一張紙丟在雲的面前。保衛團員之一抖開這紙來讓雲看：

「……查已斃之某處暴動主犯，確爲原住本縣某鎮之許某某，爲此令仰該鎮公安分局會同該鎮保衛團迅即查究該犯黨羽，立即拏辦，切切——」

雲的臉色變了，兩眼中迸出火來，但隨即冷冷地一笑，很鎮靜地看著董胖子說：

「你做保衛團團總，原來就辦的這些公事！毫無證據就可以捉人！」

十二

但是十天以後，雲居然恢復了自由。父親的五十畝良田換了兒子的性命。

他永遠不能忘記從父親手裏掣了僅存的五十多塊錢準備離家時候父親所說的幾句話：

「你今年是二十一歲。我二十一歲的時候，除了一個光身子，什麼都沒有。現在你手裏到底有幾文。你有膽子，又有主意，你身子也結實；憑這三件，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只有一件，我要叮囑你；要有好記性，記得我們的讎人！」

父親也還說了許多別的話，還是有點希望一生的憧憬有一天會實現，並且屬望於兒子之重整家業。說那些話的時候，老人家的眼睛裏充滿了興奮的眼淚，額上的皺紋也似乎平些。雲呢，看定了父親的臉，不作聲；那時他的感念和情緒可不單純，然而要把牠們變成話語，卻是半句也不行，只化作了幾點熱淚。

現在雲蹲在一條小火輪的煙篷上，在駛向第一大都市上海的旅途中，在凝眸望着向

後飛跑的兩岸田野的時候，這「離家別父」的一幕時時現於他的眼底。父親的話語又一句一句在他耳邊響。他漸漸明白地認定，父親的希望無論如何是一場空而已。這世界已經不是父親二十一歲時的世界了。二十一歲時的父親還沒有看見這條河裏行駛着火輪，他們農場上的天空更沒有什麼飛機的黑影，並且也沒有現在董胖子那樣的大地主所使用的柴油引擎的抽水機——洋水車。世界是變了樣了，因此他，現在二十一歲的雲，無論如何不能再像他父親那樣去理解一切，去思想了，並且他父親自身也許不久以後就不會再像現在那樣罷！

然而最使雲尖銳地感到的，是他的已經被拋出了向來生活的軌道。他現在已經不是五十畝田的經濟自足的農家子，他們連一片泥都沒有了。這噩運的來臨，雲的姊姊以為是前年母親下葬破土時沖犯了惡煞，父親則認為都由於世界上有董胖子那樣的土豪，而董胖子之所以能如此作惡，則由於這年頭是「煞星當道」。然而他，雲的看法則不同。像他們家那樣小康的農民，近來都已經弄得只剩了一雙空手。所以即使沒有眼前的「橫禍」，他們何嘗能夠保住這口太平飯到底。終極的原因，既不是沖犯了什麼「惡煞」，也不是因為有了董胖子那樣壞人，卻是這翻新花樣的世界有些地方根本不對。這——從

前在雲只是極模糊地感覺著的，現在卻得了明晰的認識了。

雲看著小火輪激起來的兩股壯瀾，沖打著那搖搖欲圯的堤岸，忽然提起一個問題來。他到上海這大都市去幹什麼？

昨天從家裏出來搭上這輪船的時候，原也似乎懷著什麼目的：兩分是故鄉已不能居，八分是去碰運氣，想闖出一個局面來。但現在，他覺得問題不是這樣單純了。他瞪出了眼睛看小火輪激起的浪花沖打那坍敗的堤岸，他想著一切，——想起了許，又想起了惠，又想起董胖子所說的什麼惠的家鄉起了暴動……

他在亂夢中過了一夜。

第二天清晨，雲醒來時，船已進了黃浦。風吹開了遮在煙篷邊的帆布，露出煙囪高聳的一角灰色的天。就是那風，也帶著怪刺鼻的煤煙氣息。

想來是已經到了，雲一挺身跳起來，便把他的兩件小行李掣在身邊，心情是很緊張。

但是輪船並沒停止，還是很費力似的喘著氣向前走，經過了許多的聳立著高煙囪的工廠，以及大房子似蹲在黃浦江心的外國兵艦。

漸漸雲覺得眼睛發酸了，不明白爲什麼還沒有到。而且同在煙篷上的幾位旅客還在呼呼地打鼾。他走到船頭上，——真意外，他看見惠站在船中部的機器間的門前。

「啊！惠！——」

雲喊了一聲跳過去抓住了惠的手。

早已回過頭來的惠只是冷冷地笑著，還是那樣斜欠著身子屈了一隻腿站在那里，不

作聲。他的眼光怪樣地落在雲的臉上，似乎說：哦——我也在這裡，一點也沒有什麼可怪。

雲緊握著惠的手，瞪著眼回看他的朋友；過了一會兒，他這纔說：

「惠，你怎樣出來的？」

「你呢？你又是怎麼出來的？」

聽這口氣，惠是知道雲的事罷？——至少有一半是知道了罷？雲覺得奇怪，正想回答，可是惠阻止了他：

「我是很簡單的一回事：多久盼望著來，來了——可不是我理想中的面目。我看不過，於是我就跑開了。不出來，我幹什麼？」

雲看著他的朋友發怔，摸不著頭腦。

「你覺得奇怪？其實回頭一想，還不是稀鬆平常！人總是人，不是神；人所能做的，自然不是『奇蹟』而是平凡，是『醜惡』。——雲，我是說現在這些不完全的人只能做出些『醜惡』，我總算是領教過了！」

這麼說著，惠又冷冷地笑了一笑，眼光在雲的臉上打一個回轉，似乎在估量雲的意

見，然後又轉臉望著天空，嘴裏噓——噓——地吹著。

「你是說——你們那裏的事情罷？」

沈吟一下以後，雲問了，臉色更變得嚴肅。

惠點一下頭，仍然望著天空。

「可是事前你的見解卻正相反——」

「事前！——麼？」

惠全身一震，猛回過頭來看著雲說，隨即又微微一笑，繼續下去：

「事前呀——哎，哎——雲，事前或者事後，我的見解並無二致。我並沒因為看見了『醜惡』就以爲舊社會還是要得。——不，這樣的意思是沒有的。我是只覺得：一切都應當改造，但誰也不能被委託去執行——」

雲忍不住笑了一聲。他說：

「那麼，希望『神』趕快降生。」

惠的臉色變了，轉身想走，但又站住，好像回答自己似的輕聲說了一句：

「但恨你沒有身歷其境。」

「想得到的。無非是亂闖闖地毫無秩序罷了。惠——你是少爺，你是有教養的人，你過慣了有秩序的清潔的生活，你自然不慣——」

「雲！——不是不慣，而且，『醜惡』有甚於亂闖闖！故意弄成的亂闖闖，我不能寬容。」

「是殘忍麼？腐化麼？」

「都不是。」

「那麼是掛羊頭賣狗肉？」

「也不是！」

「你說！」

惠不回答，仰起臉看天空的白雲。

此時船上的汽笛突然短促地叫了一聲，船的速度也減小，幾乎像是在順著水沓。一條小舢板悄悄地靠近輪船尾部，就聽見撲——一聲，彷彿有什麼物件從輪船上拋了出去，——顯然不是到水裏，卻是到舢板裏。接著是幾聲怪笑，接著是機器間裏的引擎又軋軋地響了，船又照常向前進。

惠微笑，向雲看了一眼，低聲說了兩個字：「私貨！」於是他彷彿記起了剛纔的對話，略帶幾分興奮，拍著雲的肩膀，問：

「雲，——你總不反對糧食，鹽，火油等等是生活的必需品罷？……好，你不反對，那麼，把一切這些必需品都封存起來，說是要平均分配，卻又沒有充分準備好，以至許多人一天兩天的在挨著餓——這個，雲，你覺得怎樣？」

雲睜大了眼睛，臉上什麼表示都沒有。

「還有。這地下火山的爆發果然燒死了許多毒蟲惡獸，卻也帶累著不少與人無爭的可憐的東西，因為他們不會趕在熱鬧中發狂；可是反之，戴起人面的夜叉卻在那里跳舞，演了重要的角色了！——雲，火是太熱，血是太腥，而且，而且，繼續著，繼續著，好像冷靜的理性已經離開了這世界。」

雲皺了眉頭，尖銳地看著他的朋友。自然他相信惠所說的是實情，但同時他又模糊地覺得惠的那種看法有些什麼地方不對，——實在是惠對於這件事的整個的觀念有些什麼地方不對。然而只是這樣模糊地感得而已，還不能在雲的腦筋中喚起思考。

暫時的沈默，終於惠轉換了譚話的方向：

「這一切，我都有日記留著；——可是雲，你是去進學校的麼？」

雲不置可否似的寂寞地笑著。但看了惠一眼以後，他反問：

「你呢？」

「我麼？除了進學校，也沒有別的事做。」

「好極了。我們以後還有見面的時候。我大概不進什麼學校了。但至少要在這大都市裏混上個把月，那是一定的！」

說完，雲就離開了惠跑到船頭上。前面一條青灰色的大兵艦正在升起紅藍白的三色旗，一排水兵在艦面甲板上奏著軍樂。離這不遠，又有一條大商船在卸貨；長臂膊似的起重機吊起了水牛大小的貨包，搖搖擺擺地扔到木駁上。空中充滿了鐵索的琅琅的聲響。

雲看了一會兒，猛然在心裏對自己說：——就是這，這，使我們的生活不能向回頭走！

於是他的眼睛裏又耀著堅決的閃光。

他又轉過臉去看惠。

這個朋友還是站在老地方，仰臉望著天空，半開的嘴唇似乎還在說：一切都應該改造，但誰也不能被委託去執行——

像感了電流似的，雲全身一震。剛纔僅只模糊地覺得惠這看法有些不對，此時突然更清晰地湧上他的心頭來了。他有話要說，他轉身向惠那方面走過去了。

但跑到惠的跟前時，雲又覺得還是不能把他的感念組織成適當的言語，他只說了這樣的兩句：

「惠，你的想法不對！你——不是墮落，便是發狂，照你這樣下去！」

十四

相隔已有兩個多月。

惠接到了雲的一封信。

「我不知道我們還算不算朋友……」

是這樣開頭的。

惠皺著眉頭，冷冷地一笑，就把信擦在一邊，燃著一枝香煙，閉了眼睛，在椅子裏架起腿。

他回憶到兩個月的過去。兩個月來，他——惠，是很平凡的像陷在泥淖裏似的過去的，覺得自己這方面並沒有什麼地方對不起朋友；是雲先表示疏遠，拒絕了惠的詢問，避而不見又有一個月之久，而現在卻又來這封信「還算不算朋友」！

「誰也不能了解我！」——惠忿忿地想著，抓起信來團皺了，就想往窗外丟；但立刻他又變了主意，將這信重又展平，帶著「隨你怎麼說罷」似的冷笑的微笑，再讀下

去：

「我不知道我們還算不算朋友。」

「離開上次的晤見，已經有一個多月了；這一個月內，試想想，在我們周圍，經過了多少事變！——就拏這兩三天來講，世界最老的資本主義國家大英帝國發生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工黨內閣坍塌，連「金本位制」也維持不下去了；日本帝國主義武力侵占了整個的南滿；七千萬的災民無衣無食；南市收容的災民發生示威；十種公債庫券一齊猛跌；……惠，但凡是一個人，站在這樣旋風似的劇變中，他多少總得受點影響；他不能向前，就一定要落後，他要站在原地方不動，是萬萬不可能的！

「就是從這樣的『確信』出發，所以，惠啊，我開頭就說，『我不知道我們還算不算朋友！』」

「我這疑問，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你最後給我的印象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你是一位中國式的虛無主義者！」

「而且我敢斷定，像你那樣的虛無主義者處在這旋風似的大變動的世界是只有愈變愈壞！我們大概已經是兩條路上的人了！」

「世界上有一種人，儘管愚蒙，儘管頑固，可是當『現實』的緊咒箍套上了他的頭顱以後，他會變好；例如我的父親。但世界上又有一種人，儘管有教養，儘管聰明，而『現實』的鞭策卻只能使他愈變愈壞，那就是惠——像你那樣聰明的，太聰明的，腸肥腦滿的少爺！

「惠！——你看到這里，一定要說雲又在罵你了。你一定是照例冷冷地一笑，什麼都不介意似的『超人』樣的一笑。我就恨的你這冷冷地『超人樣』的笑！——你，你自然知道我為什麼恨你這樣的笑。這笑是你的『護身甲』，也是你的『迫擊砲』；——對於一些軟脊骨的思想浮動的青年，你這笑就是『迫擊砲』！你在那些可憐的人兒面前顯得多麼澈底，多麼高超；你叫他們忘記了你是躺在糞堆裏，並且忘記了他們自己也是躺在糞堆裏了！你就是這樣仗藉你的『笑』，散佈你的麻醉的病毒！嚇——惠！我不止是恨你，我簡直想把你關進瘋人院的隔離病房去呀！

「我想起馨來了。這位天天感著生活矛盾而又沒有勇氣的感傷主義的小姐，一定是你的『病毒』的最適宜的移植地。她也是活該！——惠，你自然完全知道她之所以會和你碰在一處做同學是她最近訂婚的結果，而她這訂婚就是使她苦痛地感著生活矛盾

的原因；而你呢，——虛無主義者的你，就打算用你的高超的『哲學』解除這位小姐的痛苦！……光景我沒有猜錯罷？

「這樣的事，我卻不能坐視。你解除不了她的矛盾，她的痛苦！」

「她從前聽過我的勸告。現在我再想努力勸告她。不是單單爲了她個人，是要儘可能地撲滅你的『病毒』！」

「我並不是閒得沒有事做。但只要有一分鐘的時間，有半點的機會，我一定要和你這虛無主義的『病毒』奮鬥！」

「從前我還怕自己會染上你這『病毒』，所以和你疏遠；但現在，我覺得自己的抵抗力已經足夠，我最近一定要來見見你——像一個敵人似的來見見你！……」

惠滿頭大汗，眼光從信紙上逃開，呆呆地望著天空。他不能相信這些話都是對他說的他——那麼一個高貴的靈魂，會不被諒解一至於此！

然而這又不是第一次。兩個多月以前，從另一個人的嘴裏，惠已經領教過了同樣的「申申而詈」。那個人就是柯，那時候就是惠感得了火是太熱，血是太腥。那些話，惠都記在他的寶貴的日記冊。

慢慢地鬆了一口氣，惠帶著極冤屈的臉色，從衣箱裏取出他的珍藏的「日記」，一頁一頁地溫習下去。熱汗從他頭上陸續出來，像在他的蒼白的面頰上塗了一層油。

「人總是不能夠互相諒解的！」

最後，惠這樣爽然自語，從他的日記上擡起頭來。於是他恍惚覺得自己和雲中間的距離卻正是這所謂「諒解不諒解」，而不是關於「意見的分歧」了。於是他又冷冷地一笑，把自己的日記連同雲的信，胡亂往書桌抽屜裏一塞，就跑了出去。

下午五時許，北四川路中段——海寧路到老靶子路一帶，人影車聲正達到了最高度的緊張。

這北四川路，詩人某某等稱之為「神祕之街」的，據說其所以為「神祕」正在這一段和這一時間。

行人道上擠滿了從影戲院裏散出來的看客。疲乏的蒼白的青年男子。臉塗得雪白，嘴唇抹得猩紅，眉修得又細又長，燙得亂蓬蓬披滿了頸頸間的黑髮，窄而長的旗袍把胸部和臀部叫人作嘔地刻露出來的摩登女郎。

疾馳的汽車放出淡青色的臭屁。而又是混著汗臭的脂粉香。

公共汽車巍顛顛地來了，吐出一批人，又吞進了一批人，又軋軋地巍顛顛地去了。幾家商店的 Neon 電光招牌放射出強烈的刺目的紅光。

夾在人羣中，幾乎被拖著推著似的在那里跟踉跄跄地走著的，是惠，臉上依然是冷

冷的諷刺的微笑。

他剛從阜淞路那一帶日本人商店區域來，現在沿著北四川路向南走。他屢次撞在別人的身上，或是踢著了女郎們的高跟皮鞋，於是就有一聲質問的威脅似的「喂」？或一個「白眼」擲到他臉上，可是他依然冷冷地笑著。

在這冷笑下，他的思想正集中於一個對照：這裏——北四川路「神祕」的中段，和那邊——吳淞路的日本人商店區域。這裏，照舊的匆忙，照舊的「神祕」，照舊的演著大都市的交響樂；而那邊，卻飽漲著戰鬪的勝利的氣分，日本人商鋪的沿馬路的大玻璃窗內一律高揭著「勝利」的戰報，宛然是什麼交戰國的後方！

可是他依然只能冷笑。

劈拍，劈拍，——劈拍，劈拍，——劈拍！——劈拍！

惠以及前前後後的行人們都突然站住了。什麼？鎗聲罷？大家臉上都有點神經過敏的緊張。女郎們慌忙把她們那些個黑髮蓬鬆的體面腦袋躲到男性伴侶的肩後去，卻又伸出半個臉來張望。

噠噠！——從海寧路橫駛出幾輛載貨汽車來了。一輛，兩輛，三輛！

卻載的不是貨，是人，是擊著傳聲笛在那里嗚嗚地叫喊著什麼，是散著傳單什麼，還有——是映著電燈光有點發亮的青龍刀，丈八蛇矛，方天戟，鋼叉，紅櫻子的長槍，一切所謂「國技」什麼的捐著擊著的武士們呀！劈拍——劈拍——劈拍——拍——拍！載貨汽車上的人們又在那里放爆竹。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載貨汽車上的人們一齊喊著；青龍刀，丈八蛇矛，鋼叉之類，威武地舞著；一束傳單擲到惠所在的人叢中；噠——噠，汽車就轉灣朝北去了，爆竹又劈拍劈拍地一路響了去。

惠所在的人羣起了一陣騷動：是拾了傳單又隨手丟下，或是轉遞給旁人的騷動。女郎們吃吃地笑著。惠從他的鄰人手裏接過了一張來，赫然大字標題：泣告同胞……

然而青龍刀，丈八蛇矛，方天戟，鋼叉，等等「國技」的武器卻還在惠的眼前，很古怪地，不入眼地在那里晃。見鬼！一縷怒氣從惠的心裏沖上來了。他恨恨地啐了一聲，推開那擋在他前面的人，也就沿著北四川路朝北走了去。

但是第二次被阻住了。

前面，北四川路和老靶子路的轉角，一團人吵鬧得很利害，彷彿又是傳遞或奪看什麼傳單之類的紙張。哈哈，——哈哈，——忽然一片笑聲從那個人堆裏起來了。

惠皺了眉頭，身上的汗毛都豎起來了，好像聽得了鬼叫。

此番立刻有巡捕來維持交通了。狂舞他的短棍子，又高聲吆喝。不一會兒，人們就四散走開。中間有一個女子直跑到惠的跟前，手裏也擎著一張紙。看見了惠，這女子就說：

「你瞧！號外！」

這是馨，興奮得滿臉兒紅噴噴。

惠搖頭，不作聲，就從馨手裏擎過那張紙來看。這是中國報館的第一次號外；紅標題：

「天網恢恢！日本東京大地震！」

讀過一行，惠就不再讀下去，側著頭，微微笑著，眼看著馨。

馨也回看他。

「好像是謠言罷？真有那麼湊巧的事！」

「是謠言那就更加丟人！」

惠輕聲說，還是那樣微微一笑，轉身要走了，卻又迴眸對馨看一眼，似乎說：我們一同走著談談不好麼？

馨抿嘴笑了一下，也就跟著走。

可是一路上他們兩個誰也不先開口。他們是向北走。惠的脚步很快，但時時站住了幾秒鐘，等候馨，時時微笑地看她一眼，——那眼光是冷靜中混和著焦擾。

終於是馨笑著問道：

「走到什麼地方為止呢？」

「到昨天去過的地方。」

像有什麼東西在馨的心裏撥了一下，她忽然興奮起來，卻又有幾分畏怯。她的眼前起了一個幻影。她的脚步慢下去了。但立刻她好像決定了主意，對惠看了一眼，就很快快的走。

他們進了公園，坐在長椅子裏。

馨低聲歎了一口氣。

惠不作聲，從衣袋裏取出雲的來信，悄悄地放在馨的手裏。

然後，爲的要給馨一個較長的時間去讀那封信，要讓她去仔細考量，惠就跑到前面的池子邊。

有幾個日本人很安閒地在那里釣魚。

於是惠的思想轉到了剛纔在馬路上所見的載貨汽車裏遊行示威的國貨「武士」，又轉到了日本大地震的新聞。他把那張摺疊成一小方塊的號外展開來，從頭看了一過，仰起頭來，忍不住又冷冷地微笑。

馨的聲音在喚他了。

回到了馨那里，惠且不坐下，站在馨的面前，相離有三尺遠近，他定睛看著馨的面孔。

馨的臉色漸漸轉了紅，後來就垂下頭，用脚尖撥動地下的細草。

「馨！——」

馨出驚地擡起頭來，望著惠的一對炯炯的眼睛。可是惠不說下去，又是微笑。

「雲太看不起人……」

只說了半句，馨也縮住，而且笑了。

「那是我，被他看不起——」

惠加以辯正，就在馨旁邊坐下，又接著說：

「可是我並不怪他。各人的思想不同。我所不以為然的，是他永遠只覺得自己對，卻不承認對手方面也未必永遠不對。各人在他自己的立場上，都有一點——至少一點，是對的。」

馨微笑，眼光裏露出讚許的意思。

「他以爲我在包圍你。然而我絕對沒有這樣的意思。他的信，我給你看過了；我還希望你聽聽他的——和我是正相反對的議論。」

「你想來他是和你正相反對？」

「一定的！」

馨歎了一口氣。過一會兒，她微微搖頭。

「你不願意聽他的勸告？」

「不是。我現在想的，不是這個。——我是在想：一切在我們周圍的，都在崩潰；

一切在我們腳下的，都在撼動。一切假面具，都已暴露；一切紙老虎都戳穿！而一切見解又是那樣紛歧！……我不知道究竟怎樣辦纔算對。」

惠回答了微笑。

暫時的靜默。馨的左手托住了下巴，仰臉望著天空。蒼茫的暮靄中飛過一羣老鴉，都停在對面遠遠的一座房子的屋脊上，站得整整齊齊，像是步兵的行列。

馨驀地轉過臉來向著惠，很嚴肅地說：

「惠，這次的事，會弄成了怎樣的結果呢？」

「你說是日本侵略東三省麼？也許竟引導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也許只是中國喪失了東三省，此時卻難以豫言。」

「世界大戰？日本對美國開戰麼？」

「不是的。對俄國。」

「那時候我們中國？」

「中國的運命卻難說。有好幾條路都是可能的，如果你碰到了雲，他就會把他所確信的路描出來給你看。再不然，你如果找著足球大王老李，他一定又有他的高見。」

「老李說日本只有六千萬人口，——」

惠忍不住笑。馨也笑，略停一下，她又說：

「老李是混蛋！可是，你呢？你還是昨天那樣的想法？」

「爲什麼不是呢！馨，你要記得，昨天和今天，相隔只不過二十四點鐘！」

「但是二十四個鐘點很可以叫一個人換相！我——我恰就在這二十四小時內有了變動，不小的變動！」

說這話時，馨的臉紅了，但本來是紅的嘴唇反變成了灰白。她很快地瞥了惠一眼，卻看見惠正也在看她，並且照舊微笑著。馨的心一跳，但立刻鎮定了，鼓起勇氣來繼續說：

「昨天晚上我決定了對於『他』的態度了！我解決了本身上一個矛盾！我覺得我這終於決定，似乎很受了最近時事劇變的影響。可不是麼，惠——當此一切都是出乎意外地在變，變，不知道會變出些什麼來。」

「你寫了封信罷？你對『他』老實不客氣地說——」

馨趕快打斷了惠的話：

「不是！記得你本來不主張這麼辦的喲！——爲什麼我要對『他』說！沒有理由一定要叫他曉得，也沒有理由一定要先得『他』的同意。我喜歡怎麼辦，我就怎麼辦，而且我已經——」

「你已經辦了？」

惠趕快接上去說，眼光直射住了馨的臉。

馨點頭，臉紅了一下。

惠的臉色也變了，但隨即回復了原狀，冷冷地微笑着。

過了一會兒，馨擡起頭來很鎮靜地說：

「我以爲也沒有理由一定要告訴你，可是我到底告訴了你了。」

「可是老李無論如何是個混蛋！」

「不差，是混蛋，剛纔我也說過他是混蛋。但是，惠——不是你說過的麼？當我們是自己主人翁的時候，我們的行動是超乎世俗所謂『是』與『非』的範疇以外的，我們是站在『是——非』以外的第三線。」

惠的臉色變得更慘白，定睛瞧著馨，說不出話來。但是馨又接著說：

「怎麼是你反倒覺得奇怪呢！噯——現在想來，我也有點不能自信。我換了一個人了！可是，可是，我不知道怎麼的……我的生活太空虛，我的腳跟站不穩似的，我對於一切都失了信仰，同時我又熱狂地需要一切，我再不能忍受這樣的煎熬，我惟有放縱我的情熱……而老李又是追得那麼急……我以為這都是你教我的——」

「馨！——」

惠叫著，截斷了馨的話。然而他自己也頓住了，說不下去，他直感到自己向來所說的話此時都將變成了馨的回答。他翻起眼睛看天。

馨又低聲歎了一口氣。

此時天色已漸漸昏黃。在薄暗中，惠看見馨的一雙眼睛亮晶晶地，卻又帶點紅暈。撲！——一行眼淚掉了下來，但是馨一仰臉，在淚光裏忽然對著惠笑了。惠覺得心頭好像受了一擊，他突然抓住了馨的手，喊道：

「馨！老李是十足的混蛋！不能讓你……」

一句話還沒完，驀地從背後伸來一隻大手打在惠的臉上，惠的眼前立刻一片昏黑。馨驚跳起來，急轉身，可是肩膀上也吃著了沈重的拳頭，一個踉蹌，幾乎跌倒。

「老李——」

看清楚是誰時，馨的聲音發抖了。

老李滿臉殺氣，擺開脚步站在那里，看看馨，又看看惠，似乎很想一拳打死他們兩個。

「不要臉，朝三暮四的！想玩弄老子麼？叫你認識老子的利害！」
老李咆哮著，威脅地對馨伸出拳頭來。

惠卻在那里冷笑，什麼也沒有聽得，什麼也不說。他的混亂的腦筋裏有無限複雜的印象在飛快地車輪般地流轉：雲的來信，馨的所謂「決定」，她的眼淚，日本大地震，未來的世界大戰，載貨汽車內示威的中國武士和他們的青龍刀，丈八蛇矛，方天戟……
老李是混蛋！

各大學都停課了。三千大學生在秋風秋雨中坐了特備的專車：到南京去請願！

「救國不忘讀書！」——老成的教育家向激昂的大學生這麼勸告著，於是教育家們發出了他們的抗日救國宣言。

「讀書即所以救國！」——教育當局對大學生諄諄訓示了。

惠並沒到南京去「請願救國」，也不為救國而讀書。當他的同學們正在南京的冷雨淒風中恭聆黨國要人拍胸脯擔保決不賣國的時候，他——惠，卻坐在自己房裏溫習他的「日記」。他以為「國」而要待大學生請願去「救」，固然太滑稽，但不久以前尚在慨歎於大學教育破產的教育家們此時忽又高呼「惟讀書乃可以救國」一類的議論，也很可以令人絕倒。

有許多救國方案：訴之公理，——靜候國聯解決，——經濟絕交，——革命外交，——對日宣戰——以至載貨汽車中擎著青龍刀，丈八蛇矛的國貨武士的「國術」。惠對

於這一切都搖頭。他有他的救國方案：第一條，什麼都應當從根改造；第二條，但是誰也不能委託他去執行前一條。

最近兩天來，他這「政綱」稍稍有點修改；可以委託去執行的人雖然一定要產生，但現今卻尚未出現。

這樣，他算是給自己一線希望了。

並且這樣，他更加自信自己的觀念是不偏不頗，很正確。

然而還沒有人了解他？

「不被了解，也就算了。不勉強求人了解！」——這樣想，他仍然能够微笑。

他慢慢地翻著他那本日記冊，好像一個老年人回顧青春時期的舊事，希望在靜心的客觀的自己檢討中幸而不發見錯誤的行動和認識。

他的手和眼光忽然都停止在日記中的一頁了，——濃墨大書的一頁！

「你說我們並沒給民衆幸福，民衆的生活還是很不好；是的，我不但承認民衆還沒得到幸福，並且我承認民衆現在戰鬥時所受的犧牲，異常的大。然而，你爲什麼看不見，民衆現在的痛苦都是敵人給與的，我們並不會在民衆身上增加了絲毫的負擔，我們

只有豁免了他們舊有的負擔。還有一層，你得弄明白，民衆現在所負荷的痛苦和以前所受的痛苦是有質量上的不同！從前的痛苦是被壓迫被榨取的痛苦，現在的，卻是英勇的鬭爭，是產生新社會所不可避免的痛苦的一階段。從前的痛苦無代價，現在的卻有最大的代價在！你以為新社會是從天上掉下來，是一翻掌之間就實現了至善至美的境界，你以為革命的烽火一舉就會把昨天和今天劃分為截然一個天堂一個地獄麼？你不想想，我們取得政權的時間還僅得十天，而且在敵人環攻中的十天！一個小小的生命從母體產生，尚且要流多量的血，要經過相當時間的苦痛，何況是一個新社會，何況是歷史上未曾前有的新社會呀！」

日記册上留著柯的這番話。

惠的眼前浮起了說那樣話的時候柯的神采來了。是烏鐵似的一張臉，永遠在注意著一切的有精神的眼睛，閉得緊緊地很有主意的嘴巴；還有，永遠不知道疲勞的身體。雖然是意見不同，但對於柯個人，惠到現在也還是欽佩的意思居多。並且那時候，他們倆每次的辯論，最後總是惠先成了啞口。「形式上的屈伏」，——惠在日記中這樣自解嘲。他自以為倘不是對於柯個人有敬意，則他亦未必肯自居於這樣「形式上的屈伏」

呢；而現在，面對著這攤開了的一頁日記，他的懷舊之念不禁油然而起了。

他知道像柯那樣的人並不是鳳毛麟角；現在到處都有那樣的人。不過他——惠，就只僅僅遇見了一個罷了。他微微感得慚愧，他是井底之蛙！

於是惠浸入了沈思，把兩肘支在日記冊上，又把兩手撐住了頭。

如果一個人的思想有時候會走弧形，那麼，此時的惠算是到了弧背了。於他是少見的興奮的色彩此時居然在他臉上閃爍。

然而有人急步跑進房來，打斷了他的思想。

惠擡起頭來時，噢了一驚；站在他面前的，是臉色灰敗的馨。

兩個人對看了幾秒鐘，都沒有說話。

馨把一個紙團扔在惠的懷裏，歎一口氣，就在惠的對面坐下。

惠打開紙團，一邊看，一邊皺起眉頭來了；但是看完以後，慢慢地又把那張紙摺成一長條，往字紙籠裏一丟，忽然站起來，哈哈大笑。

「你笑什麼！」

「慶祝你從此自由了。」

「啐！」

馨的聲音，馨的臉色，都不是尋常的憤怒。

似乎感得意外，惠看了馨一眼，微微搖著頭，在房間裏踱了幾步；於是好像打定了主意要做什麼事，他走到馨身邊，挺直了胸脯，用了他向來所沒有的充滿著希望而且毫無諷刺意味的音調說：

「馨——這就很好！這是一個預兆，是你的生活，一切人的生活，都將要大轉變的預兆！大風暴就要來了！火山就要爆發！一切穢污，一切不幸，一切不平，都要被地下火山噴射出來的熔岩所燒燬，所填平了！一切鍊鎖都快要斷了！馨——現在是我們的生
活不得不轉變的時候了。『他』這封信，便是你將解除了鍊鎖而且走入了自由光明的預兆！」

「噯，噯，倒說得好聽！你看不出『他』是在要挾我，威嚇我麼？」

「然而儘管如此，也無非是『他』的最後掙扎。『他』——你的所謂未婚夫，你的統治者，你的暴君，——自然和一切『他』的同類一樣，企圖最後掙扎一下。可是冰山既倒，『他』這小小的寄生蟲還能獨活麼？要挾，威嚇，就是『他』的最後伎倆！你簡直的不用理牠！」

馨睜大了眼睛，似信不信地呆呆地看著惠。

「在先我還恐怕老李這混蛋會纏住你不放。現在我知道他的什麼到南京去請願救國卻專是爲的要勾通你的什麼未婚夫用經濟手段來懲罰你的叛逆和反抗。可憐他們不知道自己命在旦夕，還想作威作福！」

馨的臉色突然變了，從灰白轉成紅，嘴唇上卻又透著青。她站起來了，一手推開椅子，轉身往窗前去；可是半途又站住了，回過頭來問道：

「惠——你這話是假是真？」

「真！出自我的確信！」

馨格格地笑了，是慘厲的受傷的笑。但她立即收斂了這不自然的笑聲，嚴厲地說：

「確信！鬼的確信！——反抗麼？叛逆麼？哼！——我有一個未婚夫，官場中的獼猴，最初我自己也不明白是愛他呢還是不愛他，後來我知道了，他並沒真愛我，而我也不能真愛他；不能！我感到生活矛盾，我苦悶。那時候在我面前出現了一個人，他以確信的態度對我說：——一切都破棄了罷，一切的存在都不是真，一切好名詞都只是騙人，一切是非都沒有標準；一切都不能束縛你自己的肉體和精神！你不喜歡你的那個

人？來！告訴你一條路。你不用學什麼反抗，什麼叛逆的女性，這只是漂亮的名詞。你不愛你的那個人，你又不能不靠他的經濟，那你何妨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你也不妨另外有情人。今之人有行之者，某某闊人的太太，某某大學的高材生。——惠，好像你就是那個出現在我面前說了那些話的人。可是你現在又變了論調，你讚揚我是叛逆，我是反抗！——」

馨又慘厲地笑了。這笑，使惠毛髮直豎。他勉強鎮靜著說：

「但是不論你取了怎樣的方式，不論你是公然決裂或是不忠實，在性質上，你這行動總是叛逆，總是反抗。」

「啊——但我的出發點並不是什麼叛逆，什麼反抗。你最初也並沒這樣主張。你說一切好名詞，拆穿西洋鏡，都是『醜惡』。——我，算是上了你的當！」

「上了我的當？」

「還不是麼？你教我怎樣解決心身上的苦悶。可是現在我陷落到更深一層的苦悶裏去了！」

惠閉了眼睛搖頭，想起雲來信中的那番話，冷汗就從額角上鑽出來。他慢吞吞地走

前一步，靠近著馨的身邊，很溫和地說：

「馨——徒然著急是不中用的，我們平心靜氣來商量。只要你有勇氣，有決心，你現在的苦悶或矛盾也很容易解決。而且客觀的『現實』也在逼著你不得不拋棄了舊的意識，舊的生活。——不，我這話應該這樣說：現在，即使你甘心想過照舊的不叛逆，不反抗，舒服，卻又麻木的生活，也已經無論如何辦不到了。因為你的暴君而兼豢養者，本身已經在倒坍！你眼前的路是一個交叉點！不是和『他』一同進地獄，便是你反抗，你叛逆！毫無猶豫的起來幹罷！宣佈和『他』斷絕！你——從被壓迫與被豢養者變而為反抗者叛逆者，走上了光明的生活。光明在我們前面，已經不遠！」

馨低了頭不說話。惠猜想她的心裏正在「交戰」，便打算更進一步的鼓動。可是馨忽然歎一口氣，擡起頭來，看定了惠說：

「不遠麼？可惜我不能這樣相信！」

「你非相信不可！」

「但是我怎麼能夠相信，既經無論是誰都已經喪失了冷靜的理性，而且更有許多戴起人面的夜叉——」

惠打了一個冷噤，看了馨一眼。馨不理會，冷冷地接著說下去：

「而且人總是人，不是『神』；現在這些不完全的『人』只能給我們『醜惡』，而不是什麼『光明』。可不是一切都應當改造，——誰也知道，誰也不反對，但是請誰去執行？」

「馨！——」

「而我，尤其是平凡人中間的平凡人。我有自知之明。你呢——早有知人之明！」說著，馨又大聲笑，那笑聲中挾著癡狂的氣分。

惠滿頭冷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覺得面前站的，不是馨，而是他自己的「昨日之我」。不是馨在那里咒詛怨恨，而是他自己的「昨日之我」對「今日之我」在抗爭！他瞪出了眼睛，只顧呆呆地瞧著馨。

靜默了足有五分鐘。

終於馨再發言，口氣之嚴厲是向來所未曾有過，臉色也是異常冷峻：

「你爲什麼不問問我今天來找你究竟是爲的什麼？——哎，你應該問！」
惠苦悶地搖著頭。

「我特來警告你得小心。你有危險！儘管你想像著以爲人家是快要滾蛋的寄生蟲，然而眼前這寄生蟲還是赫赫有靈！」他「要擺佈你，似乎也還容易。——哦，你不相信？」

馨冷笑一聲，恨極了似的釘住惠看一眼，搖著頭歎一口氣，又加一句：

「信不信是你的『自由』，——可不是？」

於是再不等惠的回答，馨大步走向房門去。

「馨——」

惠在後面叫，趕到門口截住了馨。

「你自己呢？你沒有危險？」

「我麼？——可以說有，也可以說沒有。難道你沒有看明白『他』那來信裏的——」

「——來信裏的條件罷。你怎樣對付？」

「對付？沒有什麼對付不對付！有什麼法子去對付？……不是我屈伏，就去——跳黃浦。」

惠驚喊一聲，臉色全黃了。

響怪聲大笑，奪門而出，一邊喃喃自語：

「黃浦——爲什麼要去跳黃浦？」

此後好多天，惠沒看見馨的蹤影，他也不敢打聽。也沒有報紙上看見什麼女子投浦的新聞。

她大概是屈伏了罷？大概是「跟著『他』一直跟到地獄爲止罷？」——惠這樣想，感到了缺少什麼似的怔忡不寧。而馨的所謂「有危險」也增加了幾分惠的憂悶。

學校又上課了，但惠卻搬出了學校，暫且在一家小規模的公寓裏悄悄地藏身。

除了起來喫飯，上廁所，他就老是躺在牀上，睜大了眼睛看房頂的天花板。這不過一丈見方，發霉而且灰黃。在西邊房角裏，像一條蛇似的，從牆壁爬上那天花板，是用什麼多煙煤的蠟燭之類薰成的兩個濃黑的英國字：Roar China!

每逢看著這兩個奇怪的字，惠的腦子裏便翻滾著無數的幻想：咆哮？全中國是在咆哮了！是誰用這古怪的方法在這小小的斗室中燒上了這驚心的兩個字？光景不是柯？也未必是雲？但也許竟是雲罷？——哦，一定是許那樣空想而熱情的人！一定！

他忽然獨自縱聲狂笑了。

於是他想到了許的一切，心頭頓覺得沈重起來；從許又想到馨，——最後一次晤見時馨的一切話，一切悲觀，一切恨。

他害怕似的閉了眼睛。但是他的耳朵裏，轟地又響起了馨的磔磔地令人毛戴的慘笑聲。他又趕快掩了耳朵，咬緊了牙關，在牀上打滾。

他怕極了他這「過去的自我」現在幻化爲馨時時刻刻來破壞他的寧靜！

在他貼牀的板壁外，彷彿常有兩個人在那里嘈嘈地爭論。那聲浪就像一支一支的尖針透過了板壁，刺的他頭疼。忽然清晰到一句一字都很分明。尖聲的冷冷的像是馨，而奮興的滔滔不絕的，則簡直竟是他——惠自身！

他狂叫一聲從牀上挺起身來。

於是什麼都沒有了，原來只不過是他自己的耳鳴！他再躺下，一身冷汗，臉色灰白得像死人。

夜來了，他不開電燈，他怕自己的影子，

公寓裏更加嘈雜了，他的房外不斷有人來往；每一個脚步聲都使他心悸，每一步都

像是蹣跚他的心窩，他的心發抖。

他從牀上起來，坐在桌子前，企圖躲避那可怕的地步聲。

房門外兩個人爭論的聲浪又起來了。這一回卻像是「真」的人聲，而不是惠的幻覺。但是——中間有一位口音好耳熟！是雲麼？惠一脚踢翻了屁股下的椅子，轉身就到了房門邊，飛開了門。

不是雲還有誰呀！

惠直挺挺站在門框裏，倒說不出話。

那一位看了惠一眼，也就走了；雲轉過身來，看清楚了是惠，又看見他一臉心事惘然站著，很覺得詫異。

「你在這里幹什麼？」

「我在這里住。」

一邊說，惠倒退一步，已在房內。雲也跟了進去，隨手將房門帶上，又開了電燈。惠突然大笑，抱住了雲沒頭沒腦的說：

「我早知道是你幹的！——你一定在這里住過！——看！你一伸手就開了電燈。」

雲愕然睜大了眼睛。他看看惠，又看看房裏，冷靜地問道：

「你住了幾天了？」

「兩天能？三天能？——我記不清了。——可是，來看！——你記得麼？」

惠跑過去拍著那薰了字的牆角。

雲莫明其妙地搖頭。惠又大笑，跳在牀上，手指依著那煤煙薰的字跡很快地用勁似的寫著，一面喊道：

「Roar China! 你不記得？你騙人！你在騙你的老朋友了！可是——可是，瞞不過我。全中國在咆哮了，咆哮了！你打暈我不知道？火！——火！了我在這里看見火！我知道準是你放的！——燒罷！把什麼都燒掉了罷！——」

「惠——」

「你一定還記得馨？——我們的許戀愛過的馨！好像你有一封信講到她？——可是，你看，她天天和我吵，我和她的意見完全——」

說到這里，惠突然臉上變色，像是記得了什麼，像是一聲，跌倒
在牀上。

雲搶前一步，把手放在惠的心口；那心，好好的卜卜地在跳。同時，兩個月前在輪船上他親口對惠說過的一句話——「你，不是墮落，便是發狂，」突然浮上他的記憶來了。

此時惠又睜開了眼睛，對著雲苦笑。

「惠，你覺得身上怎樣？」

沒有回答。大約過了一分鐘，惠撐起半個身體靠在雲的耳朵邊，悄悄地說：

「雲，你知道麼？——馨是一直跟進地獄去了！她硬說是我給她上的當。——雲，你一定不相信罷？你說：一定！」

「我不明白你的話。」

「你又在騙我了，你自然明白。——雲，當真全世界都火燒了麼？而全中國在咆哮！」

雲點頭微笑。

惠抱住了雲狂笑。忽然又苦著臉說：

「然而我不行了，我看不見，等不及了。我覺得我的身體快要炸裂了！我身上的一

切組織都在那里起反抗，起反抗！」

於是惠閉了眼睛，兩手握成拳頭，在空中連續伸屈幾次，像是在那里作柔軟體操。然後，頹然躺了下去，他輕聲說：

「去罷，你去罷！雲——明天我給你看看我的，我的日記冊。」

雲看看手腕上的錶，正是七點半，而八點鐘他還有事；又估量起來惠並沒什麼大病，只不過一時的神經錯亂，於是他就走了，一面對惠說：

「那就明天再來看你。」

走出了惠的房間時，雲這樣想：——我寧願聽得許那樣的死，不願看見惠這樣的發狂。可是，這個虛無主義者自己毒死了自己了！

